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一百九十一

立法制 政令

立法制

夫有國家者曷嘗不制事典立軌度因時變而建民極者哉嬴秦之世多所改作洎南北迭王以訖于梁亦復損益前訓有所更創斟酌物宜於焉垂法蓋以



申畫一之文著惟行之令一統類而嚴紀律也史氏所記咸得而徵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而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二十一年

年九月庚子盈曾祖及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遙歌曰神山昇首切成駕龍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謚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謚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吳大帝時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議立制胡綜以為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自此遂絕

宋高祖永初元年七月辛酉詔曰反叛淫盜三犯補治士本謂事三犯終無悛革主者頃多并數眾事合而為三甚違立制之旨宜更申明



八月詔曰諸處冬使或遣或不事後宜省今可悉停  
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  
者亦宜同停

閏八月詔曰王者處按雖多所諮詳若衆官命議宜  
令明審自頃或總稱叅詳於文漫畧目今有厝意者  
皆得指名其所見不同依舊繼咨

三年三月制限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  
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  
兵士不在此限

孝武帝卽位初置殿門及上閣門

孝建元年江夏王義恭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  
曰臣聞佾懸有數等級異儀珮笏有制卑高殊序斯  
蓋上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  
僭侈繇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  
稍與事曠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  
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品備  
式之律以定損益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叅台輔遵  
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  
叅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  
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照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



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上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於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於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一義恭所陳實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幡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傅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桐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眊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着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柅梓舞長躡透狹舒劒博山綠大槿升五按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着緹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旣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從下官而已諸鎮嘗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喪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輶車不得油幢平乘舫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鑄不



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

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授停駐

大明元年三月制大臣加班劔者不得入宮城門

二年十二月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

六年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

七年四月詔曰自非臨軍戰陣一不得專殺其罪其重辟者皆如舊無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

五月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長沙王道憐孫祗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沈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後輕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明宗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



居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三年制太子乘象輅

六年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袞冕九章衣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十月詔曰三季澆浮舊章陵替

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

鏤石以窮瑩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誇

街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

違犯依事糾奏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借勅諸王納妃上御史六宮依禮正棗栗服脩加

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而已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

子以師禮敬少傅

梁武帝天監三年都令使王謹之列自江左以來郊

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為乖禮何佟之等奏

按禮國門在臯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

凶服不得人籬門為太遠宜以六門為斷詔曰六門

之內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

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致齊日去廟二百步

斷哭

北齊文宣帝受禪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

有吉凶務求殊異婚姻葬喪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



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銀婢妾衣羅綺始以  
勅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  
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  
條式使儉而獲中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詔在京百司及諸軍州縣印  
一例鑄換其篆文則各如舊

八月詔曰朝廷之儀封冊爲重用報勲烈以降隆榮  
固合親臨式光典禮爰章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封  
冊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稱朕意焉

九月勅以近年文武官諸道奉使皆於所在分外停

任踰年涉歲未聞歸闕非唯勞費州郡抑且侮慢國

經臣節旣虧憲章安在自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南安

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任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許任二

十日荆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任十日其餘側近不過

三五日凡來往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

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奏聞如或有違

當行朝典命御史點簡糾察以儆慢官

二年七月帝曰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

大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

司使以降祗許用銅冀定尊卑永爲條制仍令執法



官糾察之

八月兩浙錢鏐奏請重鑄換諸州新印

三年七月勅大內皇牆使諸門素來未得嚴謹將令整肅頒示條章宜令控鶴指揮應於諸門各添差控鶴官兩人守帖把門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竝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昇臺至內門前準例令黃門殿直以下昇進輒不得令諸色一人到千秋門內其章善門仍令長官關鑰不用逐日開閉是日又勅皇牆大內本尚深嚴官禁諸門豈宜輕易未當條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無嘗且公私之不便須加鈐轄用戒門閭宜令宣徽院使等切准此處分

八月勅建國之初用兵之罷諸道章表皆繫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其諸道所有軍事申奏宜令至右銀臺門委客省畫時引進諸道公事卽依前四方館准例收接

十月勅司門過所先是司門郎中負外郎出給今以寇盜未平恐漏姦詐令宰臣趙光逢專判凡諸給過所先具狀經中書點簡判下卽本判郎官據狀出給



四年正月勅公事難於稽遲居處悉皆遙遠其逐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及篆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竝宜輪次於中書側近宿止四月帝過朝邑見鎮將位在縣令上問左右或對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盜耳且鎮將多是邑民柰何得居民父母上是無禮也至是勅天下鎮使官秩無高卑位在邑令下

九月勅魏博管内刺史比來州務竝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竝

宜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議者曰唐朝憲宗時為重喬為滄州

格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且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姦豈能據一壩而判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卒隸收管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喬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十一月乙巳詔曰關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况天下未息兵民多姦改形易衣覘我戎事比者有謀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令海內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姦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其司門過所先須經中



書門下點簡宜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繇顯重  
冀絕姦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衛御史臺各加  
鈐轄公私行李復不得帶挾家口向西其襄鄧郟延  
等道並同處分

五年二月詔左右金吾大將軍待制官各奏事

乾化元年五月詔左右銀臺門朝參諸司使庫使已  
下不得帶從入出人親王許一二人執條牀手簡餘  
悉止門外闌入者抵律闔守不禁與所犯同先時門  
通內無門籍且多勳戚車騎衆者尤不敢呵察至是  
有一客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隔

未帝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令  
御史臺點簡各從正衙退後便於中書門下公參辭  
謝如有違越具名衙聞奏應面賜章服仍令各門使  
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勅後方可結入新衙

政令

漢高帝伐秦繼周以火承木說者謂秦爲閏位而蜀  
吳宋齊暨乎朱梁厥義均矣其立政其施令出於君  
而被於民者或適一時之宜或爲子孫之法載於方  
策亦有可觀然而史遷紀秦陳壽志吳蜀其事多畧  
宋齊而下乃章章焉古人有言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若鬱林東昏之時雖有政令顧其治何如哉  
秦始皇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書年

三十三年初縣禁不得祠

蜀後王建興二年春閉關息民

吳大帝黃武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  
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憫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  
下州郡有以寬息

嘉禾三年正月詔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  
寬諸逋勿復督課

太元元年十二月詔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卽位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  
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之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  
載世路逶迤戎車歲動自東徂西靡有寧日寔賴將  
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外迄用有成威靈遠著寇  
逆消蕩遂當揖讓之禮猥享天人之祚念功簡勞無  
忘鑒竊凡厥誠勤宜同國慶其酬賞復除之科以時  
論舉戰亡之身厚加賻贈

七月丁亥詔原放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徙家並  
聽還本土又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悉委都水別量  
臺府所湏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卽時禪直不復更



責租民求辨又停廢虜車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征闔維殞身戰場幽沒不反者贍賜其家

二年正月丙寅詔斷金銀塗已卯禁喪事用銅釘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或民費財前典所絕可竝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勲德立祠不在此例文帝元嘉四年三月壬寅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富陽令諸葛闡之之議也

八年三月戊申詔曰頃軍後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宜存簡約以應事實內外可通共詳思務令節儉

十七年十一月詔曰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諸如此比傷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免如有不便卽依事別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主者明知宣下稱朕意焉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卽位七月辛丑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守文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爲之禁供御服膳減除遊侈水陸捕採各



順時月官私交市務令優衆其江海田地公家規固者詳所開弛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孝建元年正月戊申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嘗道內難甫康正訓未洽永食有仍耗之弊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衛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賢品穴大殷季年朕每側席疚懷無忘鑒寐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勤盡地利力田善畜者所在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爲其格四方季秀非才勿舉獻荅允值卽就銓擢若止無可採猶賜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虛竊榮薦遺還田里加以禁錮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謂衆材成構群能濟業者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覈勤惰嚴施賞罰

大明二年閏十二月庚子詔曰夫山處崑居不以魚鼈爲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王者玩習遂爲葷典柁幹瑤琨負土作貢積羽群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衆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辨產殖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睽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七年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



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奸豐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七月丙申詔曰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錮有司嚴加簡糾重明舊制八年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前廢帝以大明八年閏五月卽位六月辛未詔曰朕以眇身夙紹洪業敬御天威欽對靈命仰遵凝緒日鑒前圖寔可以拱默守成貽風長世而寶位告始萬寓改屬惟德弗明昧於大道思宣睿範弘茲簡恤可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典令密文繁而傷治闕市儻稅事施一時而姦吏舞文妄興威福加以氣緯殊方偏頗滋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事不須廣彫文篆刻無施於今悉宜并省以酬民願蕃王買貨一皆禁斷外便具條以聞

明帝泰始元年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虞置制喙天不收川澤產育登器充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尚本損華務實宜循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



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  
六年十二月癸巳以邊難未息制父母陷異域悉使  
婚宦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詔曰自廬井毀制農桑易  
業益鐵妨民貨鬻傷治歷代成俗流蠹歲滋思拯遺  
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二官諸王悉不  
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太官池塞宜停稅入

五月辛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日  
嘗制頃世道艱險浸以成俗且長逋逸開罪山湖是  
爲黥刑不辱亡竄無咎自今以後可斷衆募

二年四月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有媒氏之  
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後三鼎外列  
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  
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  
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  
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竝可擬  
則公朝方標供設合卺之禮無虧寧儉之儀斯在如  
故有違繩之以法

武帝永明七年詔曰春頒秋歛萬邦所以惟懷柔遠  
能邇兆民所以允殖鄭渾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



戶口殷盛今產子不育雖炳嘗禁比聞所在猶或有之誠復禮以貧殺抑亦情繇俗澹宜節以嚴威敦以惠澤主者尋舊制詳蠲卹之宜務存優卹

永明中勅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詔詢訪獄市傳聽謹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主者詳爲條格

海陵王卽位詔曰周設媒官趣及時之制漢務輕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教寬俗阜民朕君制八紘志敷九惠而習俗之風爲弊未改靜言多愠無忘婚

嫁宜嚴更申明必使禽幣以時標梅息怨正厨諸役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獲二旬私累數朔又廣陵年嘗逋出千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抑亦苞苴是育今竝可長停別量所出諸使材長路都防城直縣爲劇尤深亦宜禁斷

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薄絲花錦綉履之禁

明帝建武元年詔曰頒職之吏多違舊典存私害公實興民蠹今商旅稅石頭後渚及夫鹵借債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卽符斷主曹詳爲其制憲司明



加聽察

十月詔曰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先新可悉停省

十一月詔曰邑宰祿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嘗貢亦爲勞費自今悉斷

東昏侯初卽位詔辨括選序訪搜貧屈

永元元年詔研策秀孝考課百司

梁高祖初爲南齊大司馬錄尚書事下令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世權移於下事等曹公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媪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固山護澤開塞之機養成小醜直道正

義擁抑彌年懷怨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已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泣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簡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王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天監元年詔曰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寔繇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者拘聳准以見失方奏多容違情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依元熙舊制

四年正月丙午省鳳皇御書伎



六年正月己卯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己凶荒疾厲兵革水火有一於斯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長蒙寧息不得爲朕祈福以增其過時班遠邇咸令遵奉

九年五月己亥詔曰朕遠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群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摠會衆言無以備茲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縣鎮戍維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

十五年正月己巳詔曰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繇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竚旒纒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絜可稱或侵漁爲蠹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隄防勿有不循致妨農事闕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輕減舊格

十七年正月丁巳朔詔曰夫樂所自生含識之聿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矜此庶民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畧每布寬恤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



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繇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使居無曠土邑靡游民鷄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息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卽使著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於親屬卽爲請縣占請村內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託凡坐市埭諸職割盜褻減應被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不得頓相兼弁遁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爲之條格咸使知聞

普通三年五月詔四方民所疾苦咸卽以聞  
大同五年三月巳未詔日朕四聰旣闕五職多蔽盡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有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卽皆時言勿得欺隱使有怨訟當境任失而今而後以爲永準

六年八月辛未詔日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



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嶽重華之獻亦待多士豈朕寡薄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嘗其軍機要切前須詔審自依舊典

七年十二月壬寅詔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腹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爲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獸而傳翼揚阜以是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間謀求取萬端或供厨帳或供厩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防遏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勅禁斷猶自未已有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治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正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呵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



結正

十一年三月庚辰詔曰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  
玄扈拱默崑廊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  
彌作朕負扈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  
日西浮不遑殮飯退居猶被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  
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惟欲億兆康寧下民乂安雖  
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  
方所立屯傳邸治市埭析度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  
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  
除省以舒民患

太清元年八月乙丑王師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蕭淵  
明爲大都督詔曰今汝南新復嵩穎載清瞻言遺黎  
有勞鑿窳宜覃寬惠與之更始緣邊初附諸州部內  
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愆  
并不得挾以私讎而相報復若有犯者三加裁問  
元帝承聖元年四月旣平侯景下令曰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雖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弗拜義止  
將兵今句醜殲夷逆徒殄潰九有旣截四海乂安漢  
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瞻式便可解嚴以  
時宣勅



敬帝太平元年九月詔曰饑寒流移勒歸本土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曰汚罇土鼓誠則難追盡卵彫  
薪或可刪革梁氏末世奢麗已甚芻豢厭於胥史歌  
鍾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遂  
欲澆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爲內足而家敦退素  
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嘗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  
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菲食卑宮自安儉陋俾茲薄  
俗獲反淳風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湏金銀珠  
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

六年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紛十年不解  
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  
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  
歲逾二百若有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  
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王  
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  
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  
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遊耿瞻河維  
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栢聳守唯  
戚藩舊壘士子故塋掩殪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  
隸負土無期子孫宜滅手植何寄漢高祖畱連於無



忌武帝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繼前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後有可簡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宣帝太建四年八月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賑與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又安九月尅成七德自頃掃滌群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勳力亦帷帳之運籌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驚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畧朕旣

慙暗昧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陳齊以七步肅之三鼓自得育襟指掌可述竝令條制凡十三科

宜卽班宣以爲永準

臣欽若等按毛喜傳喜宣帝初爲黃門侍郎帝將議北伐勅喜

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行天下

十一年五月乙巳詔曰昔軒轅命于風后力牧放勳咨爾稷契朱虎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漢列五曹周分六職設官理務各有攸司亦幾刑措十世彌永竝賴群才用康庶績朕日昃劬勞思弘治要而機事尚擁政道未凝夕惕于懷罔知攸濟方欲仗茲舟楫委成股肱徵名責實取寧多士自今維尚曹府寺內



省監司文案局叅議分判其軍國興造徵發選序三  
獄等事前須詳計然後啓聞凡諸班次務令清又約  
法守制較若畫一不得前後乖舛自相矛盾致有枉  
滯紆意儻文糾聽所知靡有攸赦

十二月己巳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禹湯爲君  
藜杖韋帶至如申帳珠珞華棖璧璫未能雍熙徒聞  
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政道多違澆風靡乂至  
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貧居陋巷蔬食牛衣稱物平  
施何其遼遠燿烽息役輿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  
格重以旗亭關市稅歛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

衡之費逼過商賈營謀私蓄靜懷衆弊宜事改張非  
弘王道安極民蠹今可宣勒王衣尚方諸堂署等自  
非軍國資湏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掖  
廷啓奏卽皆量遣太子秘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  
合雅正竝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湏詳定唯  
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闕野外非嘗饗宴勿復脩治并  
勒内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我嚴  
規抑有刑憲所繇具爲條格標榜宣示喻朕心焉  
後主以太建十四年嗣位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  
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獨省繁費奢僭乖衷實



宜防斷絀縷金銀薄及度物化生土木人絲花之屬  
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  
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祆書諸珍  
怪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絕

癸卯又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並  
歸款罄誠分遺親戚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  
南北阻遠在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  
斯事一也何獨譏禁使彼離析外不卽簡任子館及  
東館弁帶保任在外者並賜衣糧頒之酒食逐其鄉  
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  
官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十月自維遷都于鄴十二月詔  
曰內外解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袴衫  
從事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詔曰自今以後諸有文  
啓論事並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

武成帝太寧元年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  
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勳或有  
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思文王之官人  
念宣尼之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



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

後主天統四年十二月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  
罷之

梁太祖開平元年六月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  
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為時所嫉者深  
負冤抑仍令錄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  
致赴闕如已亡歿並許歸葬以明恩蕩

十二月隸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妹以亂離併失怙  
恃因舉哀追感自截兩指以祭父母帝以遺體之重  
不合毀傷言念村閭何知禮教自今後所在郡縣如

有截指割股不用奏聞

因心亦足為孝但苟免徭役自殘肌  
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並宜止絕

二年詔禁戢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  
下各脩禮敬

三年正月幸西京勅近年以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  
月燃燈廢停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維都方在上  
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  
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

八月勅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  
自今後州縣府鎮凡使命經過若不執勅文券並不



得妄差人驢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歲秋田皆期大  
稔仰所在切如條流本分納稅及加耗外勿令更有  
科索切戒所繇人更不得於鄉村乞託擾人

九月制內外使臣復命未見便歸私第者朝廷命使  
臣下奉行唯於辭見之儀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  
出使往復皆越掌規或已辭而尚在本家或未見而  
先歸私第但從已便莫稟王程在禮敬而殊乖置典  
章而私舉宜令御史臺別具條流事件具黜罰等奏  
聞

是月河中奏准宣詔使有銅牌者所至卽易騎以遣  
十一月甲午祀南郊戊戌制曰夫嚴祀報本所以通  
神明流澤覃休所以惠黎庶斯蓋邦家不易之道皇  
王自昔之規敢歎大猷茲惟古義粵朕受命于今三  
年何嘗不寅畏晨興焦勞夕惕師唐虞之典上則於  
乾功挹殷夏之源下涵於民極欲使萬方有裕六辨  
無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姦宄作彙旱  
霍爲災驕將守邊擁牙旗而背義積險馭氣陵玉燭  
以干和載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  
於責躬履薄臨淵冀昭於玄覽兢兢慄慄夙夜匪寧  
及夫動干戈而必契靈誅陳犧齋而克章善應苟非



天垂丕祐神贊殊休則安可致夷亮渠就不戰之功  
變沴戾氣作有年之慶况靈旗北指喪犬羊於亂轍  
之間飛騎西臨下鄜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煙燧  
復千里之封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得外戎  
內憂益知天命之攸歸喙息跂行共識皇基之永固  
仰懷昭應欲報無階爰因南至之辰親展園丘之禮  
茲惟大慶必及下民乃弘渙汗之私以錫疲羸之幸  
所冀漸臻蘇息亟致和平噫朕自臨御已來歲時尚  
爾氛昏未殄討伐猶頻甲兵湏議於餽糧飛輓頻勞  
於編戶事非獲已慮若納隍宜所在長吏倍切撫綏

明加勉諭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廣歛貪求免至  
流散靡依凋弊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  
察使切加鈐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歛分外擾人  
凡關庶獄每尚輕刑只候總罷用軍必當便議優給  
德音節文內有未該者宜令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四年五月甲辰詔曰竒邪亂正假偽奪真旣刑典之  
不容宜犯違而勿赦應東西兩京及諸道州府制造  
假犀玉真珠腰帶璧珥并諸色售用等一切禁斷不  
得輒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  
對面毀棄如行勅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委所在



州府差人簡察收捕明行處斷是時兩京豪族至于賤隸必假犀王之詐

雖有嚴令亦不能禁止

六月己未朔詔軍鎮勿起土功

九月戊寅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皆令上獻至是乃止之蓋欲邀其奮擊之功也

五年正月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難去戰鬼方未服尚或勞師其蟻聚餘妖狐鳴醜類棄天嘗而拒命據地險以偷生言事討除將期戡定問罪止誅於元惡挺災可憫於遺黎每念傷痍良深愧歎應天兵所至之地宜令將帥節級嚴戒軍伍不得焚燒廬舍開發

丘隳毀廢農桑驅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予弔伐之心又制曰戎機方切國用未殷養兵須籍於賦租輓粟尚煩于力役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目務求苟有故違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詳刑定科傳之無窮守而勿失中書門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頒下中外各委所在長吏切務遵行盡革煩苛皆除枉濫用副哀矜之旨無違欽恤之言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諸寺及坊市各點影燈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來以都下聚兵太廣未嘗令坊市點燈故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閏位部 一百九十二

文學 好文 頌美

文學

夫文以成天下之化學以通聖人之業是故有國者知教所繇興文足昭也執之以為要道行之以為大政炳然煥乎信可觀矣自三國既分六朝更玉純粹



攸鍾賢明間作乃有耽玩墳史奮揚藻翰或賦詠傳於一時或著謨流於册府乃至博通異學深究玄理專精靡懈成乎素業蓋江左文物之盛繇乎上之所好也其或溺彫蟲之巧昧經國之圖屑屑然緣情是勤屬詞以亟君臣相尚寢以成風波流頽靡宕而忘返斯其弊也東魏北齊頗有章句之學亦弁紀焉吳大帝嘗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竝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嘗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帝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不自勉勗邪景帝休年十三從中書郎謝慈郎中盛冲受學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嘗辰出夜還

宋文帝好儒雅博涉經史善隸書

孝武帝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



前廢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誅及雜篇往往有辭采

明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一卷行於世帝寬仁待物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叅侍文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含芳堂講周易嘗自臨聽又嘗造皇業頌通國風辭天符頌明德頌帝圖頌治兵大雅白紵篇大雅

南齊太祖年十三受業於雷次宗治禮及左氏春秋其後闕康之尤善左氏春秋帝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帝甚悅寶愛之在位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梁高祖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嘗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荅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竝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爲解釋天監初勅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賓軍嘉五禮凡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又造通史躬製



贊序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古今詔誥銘誄箴頌牋奏爰初在田泊登寶曆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莫不竒妙

劉孺爲太子中書舍人嘗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賦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維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

簡文帝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仍於御前面試辭采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讀書則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

必記章篇辭賦操筆立成博綜群書善言玄理雅好題詩其序曰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躁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文集百卷並傳於代太清中侯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而中領軍朱异阿諛承旨以景孤立寄命必應不爾朝廷不爲之備及寇城門内外文武咸尤之太子制圍城賦其末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贊謀



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  
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指於异异  
因慙憤發病卒先是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  
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  
時帝初爲太子時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  
游賞止是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暗不能  
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躰懦鈍殊嘗  
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旣殊比與  
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所未聞吟情詠  
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  
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文不敢  
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楊馬  
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  
以今文爲是則昔人爲非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  
爲盡格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  
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  
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  
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  
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  
負馳億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六駁於仁獸逞卻



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  
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輝金鏡反爲拙  
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  
聲絕而不尋意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  
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  
履之人望闕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  
墨不言受其驅染緝札無情任其揉斲甚矣哉文老  
橫流一至於此如近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  
斯實文章之冠冕速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外逸  
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  
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之子建一其  
商摧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采芻  
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耻譬斯袁紹  
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元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  
對云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卽誦上篇左右莫  
不驚異帝好學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辨  
敏速冠絕一時著述詞章多行於世所著孝德傳三  
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六  
十五卷周易講數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



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各一卷策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為嘗累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嘗至達曉嘗眠熟大軒左右又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締帝必驚責更令追讀加以夏楚讀雖戎略殷奏機務繁多軍書刊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遊手嘗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初劉孝綽為廷尉卿坐構妾人官府免官時帝出為荊州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咏性情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繇斯而作想搦屬之典益當不少維地紙貴京師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以來眾諸胥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冀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坐幙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竟譬夫夢想溫玉饑得明珠雖愧下隋猶為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忽等清慮徒虛其情無繇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禮遲音維孝綽荅曰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擢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碑

賈筇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賢

楊厚賀純也李固為荆州聞厚純以病免歸薦於天子有詔徵用徐璆之奏五郡

為荆州奏五郡守有盛汚者案罪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今石

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有退居

素里却投窮閑類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趙卿

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

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為罪繇此而談文何容易

故翰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

通渭水之賦無以自通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

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

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棋懷竒矧伊人矣

後梁宣帝答幼而好學善屬文篤好文義所著文集

十五卷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遂行

於世

明帝歸機辨有文學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

大小乘幽微竝行於世

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姚察有



疑悉令刊定後又善作詩及隋兵渡江猶作詩不輟  
及朝隋文帝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

東魏孝靜帝好文每嘉辰宴會多命群臣賦詩從容  
沉雅有孝文風

北齊廢帝爲太子時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  
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指問  
在坐莫不嘆美

孝昭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文綵篤志讀漢  
書

後主幼而念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  
焉

好文

夫率性異稟雅意好文服勤先聖之道潤色偏方之  
業聞諸國史真可尚也或加禮上庠廣集儒雅或會  
文華觀妙著聲詩偃素風於人上流徽猷於域中與  
夫樂在畋遊勤於宴喜量德比義我無慙焉

吳後王建衡中薛瑩領太子少傅後主追歎瑩父綜  
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四言詩三百餘言

宋文帝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  
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



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孝武孝建初檀超坐事徙梁州牧宣威府參軍帝  
超有文章勅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丘靈鞠為負外  
郎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塔  
閣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

明僧暲僧紹之弟亦好學孝武兄文吟誦其名時人  
以為榮

明帝時丘巨源以文學為時所知使參詔誥引在左  
右

南齊武帝時顧歡卒帝詔歡諸子撰歡文義三十卷  
梁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劉苞及從兄孝綽從  
弟沈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  
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帝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閣  
者相望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

袁峻天監初為鄱陽王恢都曹參軍擬揚雄官箴奏  
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負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  
省奉勅與陸倕各製新闕銘

張率為秘書丞天監四年三月禊飲光華殿其日河  
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率時又與到洽周興嗣同奉  
詔為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為工



依字本補

形元龍好文

卷之二百九十二

周典嗣善屬文高祖革命奏休平賦其文甚美帝嘉  
之擢直文德壽光省是時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  
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非代撥次爾主義之書半字文非使與  
勅興嗣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為文每  
奏帝輒稱善

到洽與從弟沈齊名洽為太子舍人高祖御幸華光  
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洽辭為工  
賜絹二十疋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  
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丘遲字希範高祖時待詔文德殿帝著連珠詔進與  
群臣繼作者數十人

劉孝綽為水部郎中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  
約任昉等言志賦詩

到沈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顧學  
者待詔其中使較墳史詔沈通籍焉

盧柔初為後魏賀拔勝荊州大行臺郎中勝敗南奔  
于梁柔亦從之勝頗表梁求歸高祖覽表嘉其辭彩

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

元帝時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  
劉帝著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  
遜

冊子元龍閣位部



陳後主時姚察為吏部尚書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雅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求之於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為師範且訪對不休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勅便索本嘗曰我姚察文章非唯玩味無已故是哲匠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三臺成帝曰臺成須有賦揚自那部以下惜先以告魏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壯麗作者咸不逮焉

後主頗好諷詠幼穉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否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武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弘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之推後為黃門侍郎與中書侍郎李德林同判文林館事

頌美

夫善則稱君人臣之道也頌以揚德有司之職也自



王澤下流詩人攸作莫不述宣盛烈褒贊耿光使休  
 德清英久而彌劭繇是道也秦氏以降迨于六朝或  
 以威武旁暢或以遊巡博覽或景命之始集或嘉瑞  
 之薦臻繇是群臣文士思揚懿範亦乃將順德美追  
 蹤雅頌俾茂功徽烈清明不泯淑聲餘裕彬蔚可觀  
 斯亦風雅之亞也是皆推愛君之分竭為臣之忠拳  
 拳而不能自已者焉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鄒魯縣山立  
在其北

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

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天  
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

封禪而祭之其近神靈也積土為壇而祭之

禪梁父地也古者

聖王封泰山禪云亭或梁父皆泰山  
下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壇曰禪刻所立石其辭

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

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

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華皇帝躬聖既

平天下不懈為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吏專隆教誨訓

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

遵職事昭隔内外

隔一作融

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

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



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車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勤事是維皇帝正飭異俗臨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忠貞

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龐典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城侯趙亥倫侯武昌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



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爲自  
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  
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以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  
令不行今皇帝竝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  
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  
于金石以爲表經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炤于  
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  
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

辟貪利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  
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

字縣之中

字宇宙  
縣赤縣

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

垂于嘗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  
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明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  
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  
暢振動四極擒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  
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  
器咸有章旗戒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



頌美 卷之百九十二

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嘗戒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恭逆文復無罪復一作優庶心

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服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太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

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彼諸產久竝來田久一作分莫不安所群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佗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定平海內放逐

蠻夷日月所炤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

皇悅

三十七年始皇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

覽遠方遂登會稽脩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詳定刑名顯陳舊章初

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典嘗六王專倍貪戾悖猛率眾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鼓動甲兵陰通間使以

開位部 卷之百九十二 十六



合衡縱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境遂起禍殃  
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  
澤無疆皇帝弁宇兼聽萬事遠近必清運理羣物考  
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  
省宣義省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貞方隔內外禁止淫  
泆男女潔誠失爲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  
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同樂  
利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嘗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請  
烈請刻此地光垂休銘

吳大帝黃武八年夏黃龍見遂稱尊號因瑞改元又  
作黃龍牙在中軍胡綜作賦上焉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  
白鳩眼足竝赤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  
令何承天上表曰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  
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鄴宮之雀  
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  
和於地給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  
負神降祥方祗薦裕休徵雜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  
旬時在昧旦黃輝洞炤宇宙開朗徽風協律其液泛



灑雖朱火晃魂於運銜榮光圖靈於河紀茂以尚茲  
臣不量卑情竊慕擊壤有作相析成謳近又預白鳩  
之觀目翫奇偉心歡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  
極庸陋不足發揮清英敷讚幽旨瞻前顧後亦若其  
志謹冒以聞其白鳩頌曰三極協清五靈會性理感宜  
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光天配命朝景升屢入維同  
暎休祥輻湊榮光載慶星辰炤爛日月光華陶山練  
澤是生柔嘉回龍表粹離總合柯翩翩者鳩亦咬其  
暉理翮台嶺楊鮮帝畿匪仁莫集匪德莫歸慕從儀  
鳳栖閣廡闡蒸哉明后昧且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  
山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備頌聲遐宣窮髮納  
貢九譯尊言伊昔唐萌愛蓬慶祚余生旣辰而年之  
暮提止命臺式歌王度晨晡永風夕漱其露思樂靈  
臺不遐有固

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  
道念以聞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曰臣聞天高聽卑  
上帝之功天且弗違聖王之德故能影響二儀甄陶  
萬有鑒觀今古採驗圖緯未有道闕化虧而禎物著  
明者也自皇運受終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靈山淵  
効寶伏惟陛下躰乾統極休符襲建若乃鳳儀西郊



龍見東邑海首獻改緇之羽河祗開俟清之源三代  
象德不能過也有幽必闡無遠弗屆重譯歲至符瑞  
月臻前者躬藉南畝嘉穀仍植神明之應在斯允盛  
四海旣穆五民樂業思述汾陽經始靈囿蘭林甫  
嘉露頻流版築初就祥穰如積太平之符於是乎在  
臣以寡立承乏槐鉉沐浴芳津預覩真慶不勝抃舞  
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足稱揚美烈追用  
汗其頌曰二象攸分三靈樂主齊應合從在今猶古  
天道無親唯仁斯輔皇功帝績理冠區宇四民均  
我后體茲惟機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旣睦萬邦允

德以位敘道致雍熙於穆不已顯允東儲王知夙  
嶽茂淵虛因心則哲令問弘敷繼徽下武儷景宸居  
軒制合宮漢興未央矧伊聖朝九有已康率繇舊典  
思燭前王乃造凌霄遂作景陽有藹景陽天淵之涖  
清暑爽立雲堂時起動物斯生植類斯止極望江波  
徧對岳峙化德惟達休瑞惟懋誕降嘉種呈祥初構  
甘露春凝禎穰秋秀含滋匪烈嗣歲仍富昔在放勳  
歷英敷朝降及重華何扇清庖鑠矣皇慶比物競昭  
倫攸典策被此風謠咨臣六蔽任兼兩司旣惡仲來  
又慙鄭緇豈忘衡泌樂道明時敢述休祉愧關令



又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頌曰煥炳禎  
圖昭晰瑞典運傾方闕時亨始顯綿狀既章鳥文斯  
辨於皇聖辟承物<sub>既</sub>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理妙位  
崇事神業盛淵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穆  
性玉衡徒體瑤光德正巨星垂采景雲立慶極仁所  
被罔幽不揜至和所感靡貺弗彰鳳<sub>鳴</sub>丹穴鸚起西  
湘白鹿踰海素鳥越江結響窮陰儀刑鍾陽治人奉  
天乃勤乃格黛米<sub>未</sub>俶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穆甘露流  
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穰合毫榮區蔭斥盈箱徵  
殷貫桑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繆綢帝終摛謙繹思<sub>物</sub>  
休躬薦宗廟溫恭率繇降福以誠孝享虔羞頌祉推  
功登徽獻詔恩覃隱賦賞延荒徼河順濂夷山華嶽  
曜憬琮曼賁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茂對咸  
時綏萬屢豐厭厭歸素秩秩大同上藏諸用下知化  
工式我王度儋歌南風鴻名稱首永保無窮<sub>文林然</sub>  
九月白鳩又見中領軍沈演之上表曰臣聞貞祿之美  
介於盛王休端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  
翔鷦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續世教清鳥  
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朱徼天嘉明懿民樂董  
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祗緯盈觀



未屬以素鳩自遠毳翰歸飛姿性閑淑羽貌鮮麗既  
聞之先說又親覩嘉祥不勝藻忭上頌一首辭不稽  
典文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讚盛美蓋率與誦  
備之篇末其頌曰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總五教名  
編素丘殷曆方昌婉翹來遊漢錄克鞞爰降爰休於  
顯盛烈敷慶遐傳聖皇在上道昭鴻軒稱施既平孝  
思永言人押於地神豫於天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  
雀集苞丹鳳棲郊文騶儷跡同穎擢苗灼灼編羽從  
化馴朝豈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  
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陽嶽濯姿帝圉刑曆頌典理  
感迭通雉飛越裳鷺起西雍蒸然戾止寶兼斯容一  
茲民聽穆是王風

梁武帝天監元年既受齊禪周典嗣奏休平賦其文  
甚美

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太子洗馬王規獻新殿賦  
其辭甚美

大通九年白雀集東宮太子率更劉孝威上頌其辭  
甚美

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帝觀之甚有



喜色宣城同左嘗侍虞寄上瑞雨頌後甘露降于士林館中褚脩獻甘露頌帝嘉之

太清元年四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

陳高祖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宣毅府

錄事兼記室參軍顏光獻甘露頌辭義該典高祖甚

奇之

庚午二月十五日依明勅本校改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崇祀 弭災

崇祀

古者天子祭天地禋六宗四方山川迨夫七祀凡有  
功及於物德施於下生民仰賴靈貺昭達苟非此族  
靡著于典故周禮之法所以馭神洪範之政厥用成



教非鬼而祭謂之諂匱神乏祀必速禍聖人之制祭祀也不亦重乎雖嬴秦疆暴祠官罔廢八神致享精

異古制孫劉跨據舊章克舉宋齊而下咸有司存牢

具珪幣隨時損益自非至誠明德或增慢黷者耳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騶魯縣也東

游海上行禮祠各山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而有之

或曰太公以來作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謂其衆神異如天之

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齊天齊

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下下為最下也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

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

山之下時命曰時略其祭處時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

園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

也東平陸縣各監其縣之鄉名四曰陰主祠三山三山即下所五

曰陽主祠之罘山之罘山在東萊垂縣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在東

萊長皆在齊北竝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

海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聚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

四時主祠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

有山形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

如臺也諸秦記云犬戎敗幽王周東從雒邑秦襄公始封為

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維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僭於郊祀君子譏焉



二十七年十一月出游行至雲臺望祀虞舜於九嵎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

至會稽山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蓋在余杭也

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

二世襲位下詔增山川百祀之禮

蜀先主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吳大帝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祀至太元元年十一月始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

宋高祖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二年正月辛酉車駕祀南郊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辛巳祠南郊

文帝元嘉一年正月車駕祠南郊

三年帝西征謝晦幣告南郊

四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六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

十二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祠南郊

十四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

二十年正月辛亥祠南郊

二十六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

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

戒嚴之日二郊廟祀皆已遍陳其義宜以牲告南北

二郊詔可

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詔可

三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

大明二年正月車駕祀南郊

四年正月辛未車駕祀南郊

六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

七年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丙辰詔曰江

漢楚望咸秩同禋禮九疑於盛唐祀蓬萊於渤海皆

前載流訓烈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嶽實維國鎮蘊雲

呈瑞群光宋道朕竚蹕止野有事岐陽瞻睇風雲徘徊

以想可遣使奠祭

明帝泰始二年十月辛酉詔令九服既康百祀咸秩

宜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考擇十一月嘉吉詔可

四年正月己未車駕親祀南郊

六年正月己亥詔自今可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

一祭明堂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卯車駕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北郊

九年正月辛丑車駕祀南郊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二月辛卯

祀明堂

東昏侯永元元年正月辛卯車駕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

梁高祖天監四年正月戊申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

攸在致誠盡慈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

禮帷宮廣設輜駟耀路非以仰處蒼昊昭感上靈屬

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是月辛亥車駕親

祀南郊

八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

九年詔曰祭祀用洗匱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

宜窮精潔而一器之內親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

臣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匱

十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明堂



十二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

埤起以盡誠敬

十四年正月辛亥車駕親祀南郊

十六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十七年帝以靈威仰耀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

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禮不煩

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神於義闕然於

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神座與二十八宿各於

其方而為壇天監中太嘗丞王增崇五祀位在北郊

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帝曰

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伯雨師自是箕畢下隸兩祭非嫌

十八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普通二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

二月辛丑親祀明堂四月改作南北郊

四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丙午親祀明堂

六年正月辛亥車駕親祀南郊

大通元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辛巳親祀明

堂



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二月辛丑親祀明堂

五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辛亥親祀明堂

大同元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三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五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七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辛丑親祀明堂

中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太清元年正月辛酉祀南郊甲子祀明堂

陳高祖永定元年卽位初車駕幸鍾山祀蔣帝廟

二年正月辛丑與駕親祀南郊乙巳親祀北郊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辛未親祀

北郊

二年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

亥車駕親祀南郊辛酉車駕親祀北郊

五年五月辛巳車駕親祀北郊

廢帝光大元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二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

三年二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五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二月辛丑親祀明堂

冊封元冠 閏位 卅



九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北郊

東魏孝靜帝天平二年十一月祀圓丘

武帝二年十一月祀圓丘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既受魏禪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

二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圓丘以神武皇帝配

八年八月庚辰詔曰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饌酒脯唯當務盡

誠敬義同如在

孝昭帝皇建二年正月辛亥祀圓丘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年正月丁丑祭北郊

後主天統二年正月辛卯祀圓丘

武平二年正月巳巳祀南郊

梁太祖天平元九月兩浙錢鏐奏鎮東軍神祠頗有靈驗救災祈福人民賴之特請封崇賜號為崇福侯十一月福建王審知奏閩縣界砧碕里古廟祈禱有

靈鄉閭父老皆有陳請望賜封崇遂名之曰昭福廟



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請郊天謁太廟命有司擇日備儀因先布告岳牧方伯於是太嘗禮院選用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應郊祀大禮儀仗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懸各令所司脩飾以河南尹張宗奭克都點集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鎮定助脩西都宮內工役方興禮容未備其郊天謁廟宜於秋冬別選良日

七月詔曰祀典之禮有國之大事也如聞官吏慢於展敬禮容牲饌有異精虔宜令御史疏其條件以聞定詳禮儀使奏得太嘗禮院狀選用今年十一月己丑冬至有事於南郊奏勅西都宮內脩造尚未畢功過此一冬方當絕手宜令于來年正月內選日申奏十一月太嘗禮院奏選用來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親祭南郊可之詔以左千牛衛上將軍胡規克南郊儀仗使金吾衛將軍趙麓克車路法物使時以執儀仗將軍輅皆武士故分二將以董之是月冬至命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圓丘

三年正月乙酉詔曰初宅維都將行郊祀應嶽瀆各山大川及諸州有靈迹封崇神祠各宜差官吏精虔祭告是月禮儀使奏請皇帝宿齋三日庚寅親饗太



祖辛卯親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是月降雪盈尺及升壇而止

三月遣宰臣薛貽矩以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宰臣于競薦享太廟竝赴西都甲戌車駕發西都庚辰至河中府分命群臣告祭山川靈迹

七月甲戌詔曰朕自膺眷佑勉副樂推三載于茲多難未弭但蒙靈貺每竊休徵致稼穡之有年乃陰陽之克叙昨者以災興右地叛結左馮連邪鳳之克狂據關河之險固王師終進逆黨生擒寸刃未施重門盡啓以致元凶自遁道壘皆降賊除不出於浹旬兵罷匪踰於一月而况時當炎暑路涉惡山風迎馬以納涼雲隨車而不雨功因捷速而免滯留非眇質之敢當賴上玄之垂祐合申告謝用表精虔宜令所司擇日親拜郊祀

八月詔曰封岳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覲有國掌規朕自以眇身恭臨大寶旣功德未敷於天下而災祥互降於域中慮於告謝之儀有闕齋虔之禮宜脩昭報用契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競往東嶽祭拜祝訖聞奏

九月詔曰秋冬之際陰雨相仍所司擇日拜郊或慮



臨時妨事宜令別更擇日聞奏是月禮儀使奏今據所司申奏晝日內十一月二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今參詳十月十七日已後入十一月節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陽生之辰宜行親告之禮從之

十一月癸巳朔帝齋於內殿不視朝甲午日長至五更一點自大內出於文明殿受宰臣已下起居自五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簿及左右內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已下班以候至帝升壇告謝是歲降制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祭法所標禮經猶重其齊心必至備物精臻方感召於神祇乃降通於福祐近者所司祠祭或聞官吏因循虛破支供動多虧闕致陰陽之失序仍火旱以爲災每一念思實多凜若宜加提舉用復敬恭瀆委元臣以專重事自今後應在京四時大小祀及諸色祭祀竝委宰臣貽矩專判躬親點簡無令怠墮有失典嘗又詔以所率官僚俸錢脩文宣王廟分一半脩武明王廟

四年八月車駕西征次于陝命宰臣杜曉祭華岳并禱

九月丁亥朔車駕幸陝府命宰臣于競赴西都祀昊



天上帝于圓丘

乾化元年北巡迴次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翼各齋香合祝板告祭于孟津之望祠

二年正月庚辰有司以南郊上辛祈穀命丞相趙光逢攝太尉行事

弭災

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南面之君寅威靈命側身戒懼又曷嘗不消咎徵而道善氣者自孫吳崛起保界川險劉宋乘勢再王江左迨夫朱氏垂及千禩其或天象謫見五行愆度旱暵昏墊風霾虫蠹交作害物震驚下民而能虔恭夕惕克謹天戒脩補闕政申嚴祀典惠綏矜卹稽衆詢事斯亦往聖罪已之道春秋勤民之旨焉

吳大帝赤烏十一年二月地仍震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蒞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祗戒若不終日群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無有所諱

宋少帝景平元年以旱詔赦五歲以下罪人文帝元嘉五年正月詔以陰陽愆序求讜言

八年三月大雩



六月旱故又大雩

閏六月遣使者省行獄訟簡省徭役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月詔曰昔匹婦含怨山樵北鄙  
孀妻懷慟臺傾東國良以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  
所震雖厚必摧朕臨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爛然  
成章各如其節遂炎精損物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  
寔朕繇太官供膳宜從貶徹近道刑獄當親科省其  
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尚書與所在共詳畿外州  
委之刺史并詳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謫留襲在大  
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開倉賑給

後廢帝元徽元年京師旱詔曰比亢序蹇度留熏燿  
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疾未弘政道囹圄尚繁  
枉滯猶積夕厲晨矜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  
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困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  
無雍

南齊武帝卽位詔曰水潦爲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  
可克日訊決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

梁高祖大同十一年正月地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  
閣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陳高祖永定三年夏久旱閏四月丙午幸鍾山祀蔣



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宣帝大建十二年三月己卯以旱大雩壬午雨

梁高祖開平二年二月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  
久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遂命庶官遍祀  
于群望掩瘞暴露令近鎮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  
五月己丑令下諸州去年有蝗虫下子處蓋前冬無  
雪今春亢陽致爲災沴實傷隴畝必慮今秋重困稼  
穡自知多在荒陂榛蕪之內所在長吏各項分配地  
界精加翦撲以絕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災  
分合在荆楚乃令設武備寬刑罰恤人禁暴以禳之

六月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邇者下民喪  
禮法吏舞文銓衡旣失於選求州鎮又無其舉刺風  
俗未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繇上貽天譴至是決遣囚  
徒及戒勵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兖州  
乃令長吏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  
以順天戒

三年六月己亥以久雨命官祈禱於神祠靈迹  
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已下禱於  
社稷諸祠

四年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



宰臣分拜祠廟

八月車駕西征已巳次陝府是時憫雨且命宰臣從官分禱靈迹既中而雨翌日止帝大悅

九月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鼎門趙光逢祠嵩岳

十一月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徧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庚寅制曰雨漢以來日蝕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今茲謫見當有咎徵其令列辟群寮危言正諫

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翌日大澍雨丙子復憫雨命宰臣分往嵩華祈禱

十一月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事爲之帝憂民重農猶以足食足兵爲念爰自御極每愆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

十二月詔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於望祠祈禱



二年正月甲申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群望祈禱

二月癸丑勅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諭百姓備淫雨之患

三月丙午帝北巡次至濟源縣詔曰淑律將遷亢陽頗甚宜令魏州差官撓龍祈禱戊申詔曰雨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於魏州靈祠精加祈禱

四月甲寅夕月掩心大星丙辰勅近者星辰違度式在脩禳宜令兩京及宋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於佛寺開建道場以迎福應

五月丁亥以彗星謫見詔兩京見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疎理訖聞奏

辛卯詔曰亢陽滋甚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競赴中嶽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委河南尹五帝壇風師雨師九宮真人委中書各差官祈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以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閩位部

崇儒 崇釋老

崇儒

昔魯哀公聞仲尼之對終身不敢戲儒言加信行加  
義故以區區小國與周升降蓋能重聖人之教而保  
世延祚者也彼孫劉而下咸裂壤分王歷世繇久非



獨山川之阻甲兵之利誠亦典刑不忘風教可尚也至若崇建學館紹封聖緒增嚴祀奠申禁丘隴以至詳延國胄優其課試精選鴻儒職茲講授其或親臨閱聽推之宴賜皆所以敦尚素業潤色政典考之遺籍斯可舉矣

蜀先主初定成都于時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以許慈胡潜竝爲博士與孟光求敏等典掌舊文

吳大帝權黃龍二年正月詔立都講祭酒以教諸子景帝休永安元年十二月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可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等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宋高祖初鎮京口與鎮南將軍藏燾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繇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潘夫恣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執然刺



玉含寶要俟開塋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  
著周典今京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  
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弘之

永初三年正月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  
莫尚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繇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  
代莫不敦崇學藝脩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  
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較荒廢講誦茂聞軍旅日  
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墮于地後生大懼於牆面  
故老竊歎於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  
今王畧遠屆華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傳  
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  
典以時施行

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  
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  
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學未立帝留心藝術使丹陽  
何尚之立玄素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  
叅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各聚門徒多就業者  
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又車駕數  
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十九年正月詔曰夫所固者本聖哲之遠教本立化



成教學之爲貴故昭以三德崇以四術用能納諸義方致之軌度盛王聖世咸必繇之永初受命憲章弘遠將陶均庶品混一殊風有詔典司大啓庠序而頻遭屯夷未及脩建永瞻前猷思敷鴻烈今方隅乂寧戎夏慕嚮廣訓胄子實維時務便可式遵成規闡揚景業

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後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黻較殘毀并下魯郡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坐荒蕪荆棘弗剪可蠲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灑掃并種松栢六百株二十三年九月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荅問凡五十九人十月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觀策試覩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諸生荅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竝宜沾賚賜帛各有差

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



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馮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奕塏厚給祭秩

大明五年八月詔曰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遠藻正樂職感神明之應崇殯禮囿奮至德之光聲寔同和文以均節化調其俗物惟其情故臨經釋奠煥乎炳發道喪世屯學落年永獄訟微衰息之術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棧山航海嚮風慕義化民成俗茲焉時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是歲豫章王子尚領會稽太守帝使子尚上表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卽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

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叅侍文集應對左右於華林園講周易嘗自臨聽

泰始六年九月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克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名一人學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五部陰陽者遂無其人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正月詔曰夫膠庠之典彞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字氓庶納之軌儀是



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  
闡經訓且有司群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  
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既今闕燧無虞時和歲稔遠  
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學教精選儒  
官廣延國胄時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  
入者五十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還  
取王公以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  
諸府司馬諮議經除勃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  
及罷散者子孫悉取  
家去都三千里爲限

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  
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  
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  
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響嘗乏主前王敬仰崇脩  
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教興立實稟洪規撫  
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  
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四年三月國子學講  
孝經車駕幸學賜祭酒博士助教綃各有差  
七年正月詔春秋國語云生民之有學教猶樹木之  
有枝葉果行育德咸必繇茲在昔開運光宅華夏方  
弘典謨克隆教義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乃  
罹屯故仰瞻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遠一體車軌同文  
宜高選學官廣延胄子



明帝建武四年正月詔曰嘉肴停俎定芳旨於必其  
良玉在攻表珪璋於旣就是以陶鈞萬品務本爲先  
經緯九區學教爲大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薦有  
權從省廢謳訟寂寥條移年稔永言古昔無忘旰昃  
今華夏乂安要荒慕嚮締脩東序寔允適時便可式  
依舊章廣延國胄弘敷景業光被後昆

永泰元年三月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  
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忠孝  
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聞雖春秋遐曠而祧薦靡闕  
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  
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  
舊典詳覆祭秩使牢餼備禮飲饗兼申

梁高祖天監四年六月立孔子廟又詔曰二漢登賢  
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行立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  
風節罔樹朕此之繇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  
人實惟酬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  
後進乃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  
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  
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十數年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  
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裔分



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初喬退居東山帝以右光祿大夫徵之不就乃詔之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興言爲嘆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湏候來秋所望賁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名以聞副其勞望又曰比議學者殊爲寡少良繇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勅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喬子郎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

七年正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繇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教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徽言載表

又云是年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屈輿駕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謙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

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此

九年三月車駕幸國子學臨講賜祭酒已下帛各有差



十二月再幸國子學策試胄子

大同七年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

元帝初爲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叅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敬帝太平二年正月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綿義允光素業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群后雖太山頽峻一老不遺而泗水餘波千載猶在自國圖有阻祧薦不脩奉聖之門嗣續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侯并繕廟堂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守

陳廢帝光大元年十二月以兼從事中郎孔英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後主至德二年十一月詔曰宣尼誕膺上哲躰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竝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而梁季



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  
愼息今雅道雍熙繇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  
筭開書無因脩復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葺房桂棟  
咸使維新芳馨潔滌以時饗奠

十二月辛丑釋奠於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  
公卿士

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八月移雒陽漢魏石經于鄴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  
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  
之至

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雋敦述儒風其國子  
學生亦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  
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板卽宜移置學館依次  
脩立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  
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卽  
施立於學館外州太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山南東道節度楊師厚進納  
趙凝東第書籍先是收復襄漢帝閱其圖書至是命  
師厚進焉



崇釋老  
三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  
及天下見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一十五文充土  
木之直允之是歲以所率官僚俸錢脩文宣王廟

崇釋老

司馬遷之序六家談大道之要其論詳矣自竺乾之  
典流于中夏述苦空之旨顯悲濟之用奉其教者又  
豈勝道哉江表之世崇尚斯篤乃至增建淨刹講求  
梵譚度桑門之衆申血食之業營齋造像極其信向  
而玄元之訓亦資演暢東魏北齊暨于朱氏何莫繇  
斯也已其或冥符玄感神期胎合盼嚮之應非可度  
思若乃殖衆德之本以濟於仁恕洞無爲之妙以臻  
于清淨斯固有助於治者也

吳大帝赤烏十年胡人康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夕  
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明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  
之得摩騰空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遺  
類乎因引見僧會具言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  
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  
以是江東初有佛法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  
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



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  
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  
百人

孝武帝孝建元年率群臣於中興寺八闕齋中食會

侍中袁愨孫

卽袁粲  
舊名

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尚書

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帝帝使御史中丞王謙  
之糾奏竝免官

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羗人高闡謀反帝因是下  
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  
禁自非戒行精苦竝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  
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明帝以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帝莊嚴剎七  
層帝欲起十層不可分立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  
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  
大功德通直散騎侍郎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  
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愨有何功  
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  
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俄復召入帝頗好玄理以周  
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  
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



南齊武帝時王奐爲將軍欲請車駕幸府帝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歎爾也

梁高祖天監十六年四月初去宗廟牲詔曰夫神無嘗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寔受其福宗廟祭祀猶存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旣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竝同省牲帝從之

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鈞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餅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餅卽禮爲乖請加熬油尊羹一餅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清淨饌自是訖於臺城諸廟遂不血食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



十月巳酉設四部無遮大會僧道五萬餘人會畢帝  
御金輅還宮

二年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

三年冬十月巳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  
衆說大涅槃經義迄于乙卯

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  
摩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迄于十二月辛丑

五年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  
字般若經題迄于巳丑

大同元年三月丙寅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

四月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碍會

二年三月戊寅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

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碍法會

十月壬午幸同泰寺設無碍大會

三年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鑄十方金像設無碍大會

八月辛卯輿駕幸阿育王寺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癸亥詔以東治徒李喬之降如來真形舍  
利大赦天下

五年扶南國王遣使貢獻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

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先是三年八月  
高祖改造阿育



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瓜髮髮青緝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時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故能右旋還成蠶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鉄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吳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脩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重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第得活可作沙門維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惠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繇是定知必有舍利乃

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瓜髮各一枝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骨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鐻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碑碑下有石函函內有鉄壺以盛銀珥珥內有金鏤壘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瓜瓜有四肢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到寺禮拜設無遮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鉢盛水泛舍利其毘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迴久之乃當鉢中止高祖問大僧正惠令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惠令荅曰法身掌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歸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遮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矚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遮大會暨二舍利塔各以金壘次玉壘重盛舍利及瓜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下兩塔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



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尔夕二塔俱放光明勅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鄭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振薨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吳晉兒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恠令人於光處憤祿之得金像未有光跌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竟牽車至寺悝因留像至寺付寺僧每至中夜嘗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會合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没水於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在五人當其夜俱夢見像已出江東為悝所得乃送此五僧至寺惠遂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惠遂曰若能令像放光迴身西向乃可相許惠遂便懇

禱拜請其夜像即轉座放光迴身西向且便許模之遶跌光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師永跋摩識之云是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迴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竝吳人張僧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冕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駕出同泰寺省講金字三會經

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講設會

太清元年三月庚子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帝升

光嚴殿講堂坐師子座講金字三會經帝素歸心釋

教每發誓願聳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諱身代嘗

帝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惠會諸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願學



四部聽衆  
聳萬餘人

元帝承聖三年九月辛卯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  
左僕射王褒爲執經

後梁宣帝嘗好學善屬文猶長於佛義著內典華嚴  
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遂行於世初嘗以  
岳陽王鎮荊州甄玄成爲嘗中記室參軍掌書記頗  
參政事後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二心密與元帝且  
申誠款或有得其書者送之於嘗嘗深信佛法嘗願  
不殺誦法華經人云玄成素誦法華遂以此獲免嘗  
復見之嘗曰甄公得法華經力

陳高祖永定元年十月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  
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  
於烏纏國得佛牙嘗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爲攝山  
慶雲寺沙門惠興所得惠興將終以屬弟惠志及承  
聖末惠志密送于帝至是乃出

二年十月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

十二月甲子輿駕幸莊嚴寺設無遮大會捨乘輿法  
物群臣備法駕奉迎即日還宮

文帝天嘉四年四月設無遮大會於太極前殿  
後主太建十四年九月丙午設無遮大會



東魏孝靜帝時杜弼爲通直散騎嘗侍從高歡于晉陽歡命弼奉使詣闕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奏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釋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二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旣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寬愜旣別非二而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寬非愜詔又問曰旣言成寬成愜何得非寬非愜若定是愜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愜故能成寬愜所成雖異能成嘗一帝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後四月八日帝集名僧於顯揚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等竝侍法筵勅弼升師子座當衆敷演詔玄都僧達及僧道順竝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之

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下平寺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銀僧獻道晞僧深惠光惠顓法宮道長竝見重於當世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



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猶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人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興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畧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餘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起大莊嚴寺

武成帝河清二年五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建造大總持寺

八月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

後主天統二年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赦降囚徒

五年正月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  
四月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爲觀諸州紫極宮皆爲老君廟又泉州寺僧智宣自西域迴進辟支佛骨及梵甲經律此僧自壯歲西遊及還已耄矣旣遇新朝又傳佛教亦聖德之所感契

六月改耀州報恩禪院爲興國寺

九月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脩精志



妙達希夷推諸輩流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名玄章隱言賜紫衣

二年六月邕州奏鎮鄒山僧法通道璘有道行各賜紫衣

八月兩浙錢鏐奏改管內紫極宮爲真聖觀

三年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奏捨錢造寺一所請賜寺額勅名大梁萬歲之寺仍許度僧四十九人

四年正月賜湖南開元寺禪長老可復號惠光大師仍賜紫衣

五年二月泌州置善護寺

乾化元年六月詔脩天宮佛寺又湖南奏潭州僧法思桂州僧歸真竝乞賜紫衣可之

二年夏文武官竝詣佛寺爲皇帝設齋命閣門使李元持香合賜之又中書奏爲皇帝於長壽寺啓消災道場

末帝龍德初祠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比試藝術兼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奏聞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鵬高深方得補



每遇明聖節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慶儀亦仰就京官壇仍令祠部給牒今後只兩街置僧錄諸道僧正並廢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閏位部 一十四

惠民 愛仁 恤征役

惠民

書稱先王之德曰保惠於庶民又曰子惠困窮又曰惠鮮鰥寡蓋恤艱周急資無賑乏歷代之令典也漢道既衰方國列峙咸能撫養萌庶救其窮絕發倉廩



之積弛山澤之禁給糧種以資其用廢林苑以還其  
主用能消弭災沴保集流徒使下無菜色而安於土  
著者由茲道也然而秦號富強蜀稱天府施惠濟衆  
史無其傳故今之詮次始於江左終於朱氏云

吳大帝赤烏三年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摧鴻水溢  
詔原逋債給貸種食

宋高祖永初三年三月秦雍流戶悉南入梁州送紵  
絹萬疋荆雍州運米委州刺史隨宜給賦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京邑大火遣使巡慰賑賜

六月以京師大水遣使簡行賑贍  
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以  
徐豫南兖三郡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賜五郡  
遭水民

十八年五月汴水汎濫六月戊申遣使巡行賑贍  
十九年閏五月京邑雨水遣使巡行賑贍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飢遣使開倉賑卹給  
賜糧種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詔諸逋債在十九年以前一切  
原除去歲失收者疇量申減尤弊之處遣使就郡縣



隨宜賑恤凡欲附農而糧種匱乏者竝加給貸  
六月連雨水丁亥詔曰霑雨彌月水淹爲患百姓積  
儉致茲乏匱二縣官長及營置部司各隨統簡實給  
其柴米必使周悉

二十五年正月詔曰比冰雪經旬薪粒踊貴貧弊之  
室多有窘罄可簡行京邑二縣及營署賜以柴米

二十九年正月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立仍值災澇  
飢困薦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今農事行興務盡  
地利若須田種宜隨給之

六月以京邑雨水詔部司巡幸賜樵米給船

三十年正月青徐州饑二月壬子遣運部賑卹

孝武孝建二年八月癸酉以三吳民饑詔所在賑貸  
丙子詔曰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肄業可詳所開施假  
與貧民

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辛未遣使簡行賜以樵米  
五月吳興義興大水民饑乙卯遣使開倉賑恤

二年正月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  
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

二月詔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併貧弱困窘  
存闕衣裳沒無斂構朕甚傷之其明勅守宰勤加存



恤賻贈之科速爲條品

八月襄陽大水遣使巡行賑贍

四年八月雍州水甲寅遣使運部賑恤

五年七月詔曰雨水猥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窮

弊之家賜以薪粟

七年八月以歲不稔詔尤弊之家開倉賜給

九月詔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傷今三麥未晚其澤

頻降可下東境郡其勤懇殖尤弊之家量貸麥種

十月南巡豫州詔曰雖秋澤頻降柰夏旱嬰弊可卽

開倉竝加賑賜

八年二月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

多至乏絕或下窮流冗頓伏街巷朕甚憫之可出倉

米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贍恤若濟拯不時以至捐

棄者嚴加糾劾

前廢帝大明八年閏五月卽位八月以京師雨水遣

御史與官長隨宜賑恤

明帝泰和二年六月京師雨水遣殿中將軍簡行賜

卹

三年閏正月京師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賜各有差

後廢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卽位六月京師雨水詔賑



卹二縣貧民

元徽元年六月壽陽大水遣殿中將軍賑卹慰勞

三年三月以京師大水遣尚書郎官長簡行賑賜

四年正月躬耕籍田貸貧民種糧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二月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

民尤貧遘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卹

武帝以建元四年卽位三月庚辰詔曰比來未稔貧

窮不少京師二岸多有其弊遣中書舍人優量賑卹

四月癸未詔曰頃水雨頻降潮流薦滿二岸居民多

所淹浸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長優量賑卹

永明五年正月詔曰朕昧爽丕顯思康民瘼雖年谷

亟登而饑饉代有今履端肇運陽和告始宜協時休

覃茲黎庶諸孤老貧病竝賜糧餼遣使親賑每存均

普

六月詔曰比霖雨過度水潦洊溢京師居民多罹其

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等隨宜賑賜

八年八月詔曰京師霖雨旣過居民汎濫遣中書舍

人二縣官長賑卹

十月丁丑詔吳興水潦過度開所在倉賑賜

十年十月詔曰頃來霖雨樵糧稍貴京邑居民多罹



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

十一年六月壬午詔霖雨旣過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京邑居民

七年丁巳詔曰頃風水爲災二岸居民多罹其患加以貧病六疾孤老稚弱彌足矜念遣中書舍人履行沽卹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省新林苑先是民地悉以還主原責本直

東昏侯永元三年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有差

梁高祖天監元年九月丁亥詔曰芻牧必任姬文乘則雉兔有刑姜宣致貶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斤斧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竝加封國豈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凡公家諸屯戍世見封煥者可悉開嘗禁

十六年正月南郊詔曰朕當展思治政道未明昧且劬勞亟移星紀今太皞御氣勾芒首節升中就陽裡敬克展務承天休布茲利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之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郎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卹



普通元年正月乙亥改元大赦詔曰鰥寡孤獨竝加賑卹

陳高祖永定三年閏四月庚寅詔曰開廩贍絕育民之大惠巡方卹患前王之令典朕當斯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茲多壘彌疚納隍良繇四聽弗遠千里勿應博施之仁何其有爽殘弊之軌致此未康吳州晉州去歲蝗旱郢田雖祝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近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雖德非旣飽庶微慰

阻饑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十月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以賑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從竝給葷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

北齊神武爲東魏大將軍天平三年四月乙酉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

廢帝乾明元年四月詔河南定冀趙瀛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蟲水頗傷時稼遣分途贍卹



武成帝河清二年四月并汾景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卹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己巳詔曰滑宋輝毫等州水滂敗傷人戶愁嘆朕爲民父母良用痛心其令本州各等級賑貸所在長吏監臨周給務令存濟壬辰賑貸東都畿內如宋滑制

仁愛

傳曰上思利民忠也書曰民罔寧懷懷于有仁是知仁之爲德本乎惻隱恤患推恩濟衆誠在上者之所急也故有軫其札瘥之殃救其凶荒之沴天窮是念道殣斯掩弛悼耄之憲釋兵騶之後優蠲孕育疏迤幽閔皆愛人之深旨爲邦之要道也至於禁燎原之暴罷竭澤之取閉屠肆以順時訓逸鷲禽以育生物斯又惠達於飛潛仁被於品物者矣蓋惜怛之愛好生之德聖人之所先載籍之攸述可不務乎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衣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

十年正月大赦詔孤老六疾不能存者人賜穀五斛二十四年六月京邑疫癘丙戌使郡縣及營署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藥



二十六年三月行幸丹徒詔遣使巡行百姓問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孝武大明四年詔曰都邑節氣未調疾癘猶衆言念民瘼情有矜傷可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死亡者隨宜賑卹

後廢帝元徽二年五月討平桂陽王休範詔建康秣陵二縣埋藏所殺賊屍

南齊太祖初爲齊公平袁粲等屯新亭中興堂教曰河南稱慈諒繇掩齒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表制茲營崇溝浚澗古墟曩遂時有煙移深松茂草或至列礎臨軒動懷巡隍增愴宜竝爲收葬并設薄祀

建元元年六月乙亥詔曰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彫損或枯骸不收毀擗莫掩宜速宣下埋藏營恤若擗題猶存姓字可識可卽運載致還本卿有司奏遣外監典事四人周行離門外三十五里爲限其餘班下州郡無棺器標題者所屬以臺錢供市

武帝永明二年八月甲子詔曰窆枯掩骸義重前詔卹老哀癯寔爲令典朕永思民瘼弗忘鑿窾聲惠未敷物多垂所京師二縣或有父墳毀廢可隨宜掩埋遺骸未擗竝加欽瘞病疾窮困不能自存者詳爲修



格竝加沾賚

四年閏正月辛丑籍田詔孤老窮貧賜穀十石

五年正月辛卯賜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年八月詔吳興水潦被水之卿賑賜痼疾篤瘖口

二斛老口一斛小口五斛

十年正月詔賜孤老六疾人穀五斛

鬱林王卽位詔曰近北掠餘口悉充軍實刑故無小

罔或攸赦撫孤興仁事深睿範宜從蕩宥許以自新

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已賞賜者亦皆爲贖

明帝建武二年正月辛未詔京師二縣有毀發墳壙

隨宜脩埋

惠昏侯永元九年七月丁亥京師大水死者衆詔賜

死者棺器并賑卹

梁高祖初爲大司馬承制下令以朱雀之捷逆徒送

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

卽爲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卽位詔曰宋氏以來竝恣淫侈

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箕五都愁窮四海竝嬰罹寃

橫拘逼不一撫絃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繡房幽危

猶見殺斃國傷和莫斯爲甚凡後宮樂府西廨暴室



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廩食  
十一年正月壬辰詔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  
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  
相因厥網彌峻髻年華髮同入坐讐雖懲惡勸善宜  
窮其制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逋讎之家及罪  
應質者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

四月戊午詔曰去載昫山大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  
武功但伐罪吊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可  
下青州悉使藏殯

十二年二月丙寅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槥槨有  
加事美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  
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骼然路隅往往而有言  
愍沉枯彌勞傷惻可明示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骼不  
葬或蔭衣莫改卽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  
慰霑霜之骨有歸

十六年正月南郊詔民有產子依格優蠲孤老鰥寡  
不能自存咸加賑卹

十七年八月詔以兵騶奴婢男年登六十六女年登  
六十免爲平民

普通二年正月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



克誠蒼壁禮備恩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孤老  
稚不能自存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終衣食每令周足  
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獨有歸華髮不匱  
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貧之家勿收租賦

四年正月詔經諸窮病咸加賑卹

大同七年十一月詔停在所役使女子丁

十年四月乙卯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卹各有差

陳文帝天嘉元年正月大赦詔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賜穀人五斛

三年三月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  
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

宣帝大建五年四月癸亥詔北伐衆軍所殺齊兵並  
令埋掩

東魏孝靜天平二年三月以旱故詔京邑及諸州郡  
縣收瘞骸骨

二年五月賜瘵寡孤獨貧窮衣物各有差

四年六月詔尚書掩骸埋瘞

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五月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  
八年四月詔諸取蝦蟇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  
魚又詔公私鷹鷄俱亦禁絕



九年三月巳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  
損昆虫草木

廢帝乾明元年詔諸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免  
放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乙酉詔宮奴婢年六十以上  
免爲庶人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詔並斷屠殺以順春令  
後主天統四年十二月甲申詔掖廷晉陽中山官人等

及鄴下并州大清真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以上及有  
病患者仰所司簡放

五年二月乙丑詔應官刑者並免爲官口又詔禁網  
捕鷹鷄及畜養籠放之物

武平七年壬辰詔去秋巳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  
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

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辛丑西京大內放出兩宮內  
人及前朝宮人任其所適

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先遂命盡赦逃  
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許歸鄉里

是髡黥也皆四方赤  
子二十年以來兵戈  
之地擒俘蒸人爲將中子弟遂黥之以記軍號與絕  
其逋逸逮于年月寢遠倦于征役或懷鄉土遂多奔  
叛所在開防察而執之皆謂之背軍復送本所無不  
誅者近年尤多此色泊潛竄之後鄉里不容乃皆結



黨群集山藪之間以求生因之爲盜實州邑之大患  
今乃許歸鄉里無問從來各得安便營生故寇數之  
徒十去八九焉斯亦甚開政化也

二年七月癸巳勅禁屠宰兩月

八月辛亥勅應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

乾化二年五月丁亥詔曰生育之人爰當暑月乳哺  
之愛方及薰風儻肆意於刳屠豈推恩於自養俾無  
殄暴以助發生宜令兩京及諸州府夏季內禁斷屠  
宰及採捕天民之窮諒田賦分國章所載亦務興仁  
所在鰥寡孤獨廢疾不濟者委長吏量加賑卹史載  
瘞枯用彰軫惻禮稱掩骼將致和平應兵戈之地有  
暴露骸骨委所在長吏差人專功收瘞國瘍之文尚  
標七祀良藥之郊亦載三醫用憐無告之人宜徵有  
嘉之術凡有疫之處委長吏簡尋醫方於要路曉示  
如有家無骨肉兼困窮不濟者卽仰長吏差醫給藥  
救療之

恤征役

周公東山之詩所以閔征役之勞也故曰說以使民  
民忘其死其是之謂矣始於孫氏逮於朱梁屬正閏  
之迭興實金革之靡息人嗟于役之苦戶掩其空之  
詠繇是下寬大之詔敦休息之義惠澤洽於存沒仁



風動於邇遐斯所以得爲國之體叶養民之道也  
吳大帝黃武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  
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  
下州郡有以寬息

景帝永安元年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後  
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旣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  
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  
子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

宋高祖初爲晉太尉凡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  
贈尸喪未及遣主帥迎接到還本土

永初元年七月詔從征關雒隕身戰場幽沒不反者  
贍賜其家

文帝元嘉四年二月行幸丹徒詔登城三戰及大將  
家隨宜周卹

二十六年三月幸丹徒詔登城三戰及大將戰亡墮  
沒之家老病卑弱者並加贍卹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五月卽位八月詔武皇帝舊  
役軍身嘗在齋內人身猶存者並賜解戶又以新亭  
戰亡者復同京城

大明三年八月詔曰近北討文武於軍亡沒或殞身



矢石或厲疾死亡竝勤盡王事而歛槨卑薄可竝更  
賻給務令豐厚

明帝太始三年二月爲戰亡將士舉哀

後廢帝卽位初詔緣戍兵老疾者悉聽還

元徽二年五月討平桂陽王休範詔建康秣陵二縣  
收諸軍死者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詔曰比歲申威西北義勇爭先  
殞氣寇塲命盡王事戰亡蠲復雖有掌典主者遵用  
每傷簡簿建元以來戰亡賞蠲租市二十年雜役十  
年其不得收屍王軍保押亦同此例

武帝時王奐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帝以行北諸戍  
士卒多襁綷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細作中署材官軍府凡諸  
工可借開番假遞令休息

三年詔去歲索虜寇邊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  
疾病死亡者竝送還本土

東昏侯卽位初詔雍州將士與虜戰死者復除其差  
永元元年太尉陳顯達救幽州敗績於馬圈詔爲戰  
亡將舉哀

梁高祖初爲大司馬承制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



病疾死亡者竝加葬歛收卹遺孤

陳文帝天嘉四年詔贈討周廸將士死王事者

五年十二月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陳寶應將士死

王事者竝給棺槨送還本鄉竝復其家瘡痍未瘳者

給其醫藥

少帝光太二年正月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事者

竝給棺槨送還本鄉仍復其家

宣帝太建二年二月丙午詔曰自討周廸華皎以來

兵交之所有死亡者竝令收歛并給棺槨送還本鄉

瘡痍未瘳者各給醫藥

七年六月丙戌爲北討將士死王事者尅日舉哀

十年四月庚戌詔曰懋賞之言明於訓誥挾績之美

者在撫巡近歲薄伐廓清淮泗推鋒致果文武畢力

擲風沐雨寒暑亟離念功在茲無忘終食宜班榮貴

用讎厥力絀在軍者可竝賜爵三級竝加賚卹付還

卽便量處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收

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

孝昭帝卽位詔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

榮贈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二月辛亥詔曰滯寇未平王師  
在野攻戰之勢難緩於寇圍飛輓之勤實勞於人力  
永言綴耒深用軫懷宜令長吏丁寧布告期以兵罷  
之日給復賦租於是戶人聞之皆忘其倦

二年三月幸澤州下詔以去年六月後昭義行營陣  
歿都將吏卒死於王事追念忠赤乃錄其名氏各下  
本軍令給養妻孥三年內官給糧賜

三年七月乙丑勅行宮將士陣歿者咸令所在給棺  
槨津置歸鄉里戰卒聞之悉感涕

八月辛亥制諸郡如有陣歿將士仰逐都安存家屬  
如有弟兄兒姪便給與衣糧充役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周位部

卷之二百九十五

十八



九月元... 征役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較釋

閩位部 一十五

建都 封建 勤政 誠勵

建都

先王之制封畿建都邑必即土中而為民極自秦據  
勢勝宅於咸雍固河踐華遂吞六國蜀專西海之利  
而啓國成都吳孫石頭之固而定居建業宋齊四代

册府元龜 閩位部



丕承晉緒南面君民載祀三百東魏遷鄴高齊是繼  
朱梁革命浚郊攸宅皆辨方正位經營卜策作都制  
畿保姓傳祚至若孫氏之始肇基於武昌梁德之季  
改卜於荆渚亦著於篇云

秦始皇帝初為秦王都咸陽今京兆府是秦自孝公  
作為咸陽築冀闕事具

列國君部  
建國門

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

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於宮室作之咸陽

北阪上在長安西北漢  
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  
陵縣以東至

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  
人之

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

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築垣牆  
如街巷自成

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馳道天子道也若今  
之中道然漢書賈山

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

隱以金推  
樹以青松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  
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  
表云道

九原通  
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

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

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



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作阿房宮或作酈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酈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二世元年十二月就阿房宮

蜀先主以漢獻帝建安十九年降劉璋於成都自領益州牧二十六年卽皇帝位都成都先是諸葛亮謂先主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將軍旣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保其崑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先主從之

吳大帝以後漢獻帝建安六年爲會稽太守屯吳使



丞相之郡十六年徙治秣陵初張紘謂帝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帝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爲秣陵周觀地形亦勸都之帝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十七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

魏文帝黃初二年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汝羨六縣爲武昌郡八月城武昌黃武二年正月城江夏山

黃龍元年九月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

赤烏八年遣較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十年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後主甘露元年九月從西陵都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

寶鼎元年十二月還都建業衛將軍滕收留鎮武昌二年六月起顯明宮十二月移居之

宋高祖受晉禪都建業



文帝元嘉二十年正月於臺城東西作萬春千秋二  
門曰承明開陽門曰津陽

二十五年四月乙巳新作閭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  
門曰承明開陽門曰津陽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起正光殿

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以東揚州為揚

四年四月以南琅邪隸王畿

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至於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

於玄武湖

六年新作大航門

前廢帝景和元年以石頭城為長樂宮東府城為未

央宮罷東揚州并州以北邸為建章宮南第為長揚

宮又以王畿諸郡為揚州以揚州為東揚州

南齊太祖受宋禪都於建業建元二年五月立六門

都牆宋世外六門設竹籬帝即位有發白虎樽者言

白門三重開竹籬穿不完帝感其言故立都牆

王儉諫之帝曰吾欲  
令後世無以加也  
梁高祖受齊禪都建業

天監六年九月改闕武堂為德陽堂聽訟堂為儀賢

堂



七年正月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  
二月新作國門於越城南

九年正月新作綠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治南岸起  
後渚籬門迄三橋

十年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

十二年二月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二間三月庚  
子太極殿成

元帝爲荊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陷建業承聖元年  
十一月卽位於荊州

二年八月詔曰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於  
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旣息關柝無警去魯興歎  
有感宵分過沛殞滂實勞夢寐仍以瀟湘作梗庸蜀  
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尅定令八表乂清四郊無壘宜  
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舳巴  
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遣  
征九旂揚旆拜謁營陵脩復宗社王者詳依舊典以  
時宣勒初帝以建業凋殘方須修葺江陵殷盛便欲  
安之又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卽都荆郢嘗召  
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尙書宗慄太府卿  
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



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纂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時左僕射王褒尚書周弘正咸侍坐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為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為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復言

敬帝太平元年十一月起雲龍神獸門

後梁宣帝初為南雍州刺史稱藩於後魏時周太祖為丞相命帝為梁王帝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太祖令柱國子謹伐江陵帝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帝為梁王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魏帝乃稱皇帝於其國其慶賞刑政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西魏正朔陳高祖受梁禪都建業

永定二年七月起太極殿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



圍長四丈五尺流洎陶家後主監軍鄒子度以聞詔  
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  
起太極殿

文帝天嘉五年九月城西城

六年九月新作大航

宣帝太建四年十二月丁卯詔曰梁氏之季兵火薦  
臻承華焚蕩頓無遺構寶命惟新將迄二紀頻事戎  
旅未遑脩繕今工役差閑椽楹有擬來歲開肇創築  
東宮可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用主監作

七年六月己酉改作雲龍神虎門  
九年十二月戊申東宮成皇太子移於新宮

後主末年起齊雲宮國人歌曰齊雲宮觀來無際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十月卽位於雒城之東是月  
車駕北遷於鄴詔齊獻武王高歡留後部分改司州  
為雒州以尚書令元弼為儀同三司雒州刺史鎮雒  
陽十一月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  
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徙鄴舊徑百里以居新  
遷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  
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為皇畿起部郎中辛術奏  
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



憲章前代下則模寫雒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膺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嘗侍李業與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放詢今求就之披圖按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盡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

二年八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

興和元年九月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方罷

北齊文宣帝受東魏禪都鄴

天保二年改顯陽殿爲昭陽殿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又脩廣三臺宮殿

七年詔造金華殿時高隆之爲尙書右僕射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繇之增築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治碾磴並有利於時九年八月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水井曰崇光

後主天統三年十二月起晉陽大明殿

武平二年七月詔營邯鄲宮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受唐禪都汴詔曰古者興王之  
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霑慶澤所宜加等  
故豐沛者起祚之美襄鄧有建都之榮用壯洪基且  
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為開封府遷  
名東都其東都改為西都仍廢京兆府為雍州刺史  
佐國軍節度使是月制宮殿門及都門名額正殿為  
崇元殿東殿為玄德殿內殿為金祥殿萬歲堂為萬  
歲殿門如殿名大內正門為元化門皇墻南門為建  
國門滴漏門為啓運門下馬門為升龍門玄德殿前  
門為崇明門正殿東門為金烏門西門為玉兔門正  
衙東門為崇禮門東偏門為銀臺門宴堂門為德陽  
門天王門為賓天門皇墻東門為寬仁門浚儀門為  
厚載門皇墻西門為神獸門望京門為金鳳門宋門  
為觀化門尉氏門為高明門鄭門為開明門梁門為  
乾象門酸棗門為興和門封丘門為含曜門曹門為  
建陽門昇開封浚儀為赤縣尉氏封丘雍丘陳留為  
畿縣

五月改文思院為乾文院同和院改為佐鸞院以西  
都水北宅為大昌宮

六月以西都徽安門北路逼近大內官垣兼非民便



金移自榆林直趣端門之南

二年七月甲午以高明門外繁臺為講武臺是臺西漢梁孝王之時嘗按歌閱樂於此當時因名曰吹臺其後有繁氏居於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時代綿寢雖官吏亦從俗焉帝每登眺蒐乘訓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

三年正月改西京貞觀殿為文明殿合元殿為朝元殿

二月改思政殿為金鑿殿勅東都曰自吳州作府建

邑為都未廣邦畿頗虧國體其以涓州酸棗縣長垣縣鄭州中牟縣陽武縣宋州襄邑縣曹州戴邑縣許

州扶溝鄆陵縣陳州太康縣等九縣宜並割屬開封

府仍昇為畿縣

七月改章善門為左右銀臺門其右銀臺門却改

為左右興善門

十一月勅改乾文院為文思院行從殿為興宅殿毬

場為安毬場又改弓箭庫殿為宣武殿

封建

草昧建侯義易之教顯武成分土周書之制存皆所以懋德疇庸藩屏王室自運衰典午祚啓餘分何嘗



不錫壤開封報功懷遠梁承唐弊方夏不賓恩極於  
誓河寵踰於賜履務豐姑息之意非復選建之規名  
器假人於斯為甚五等之爵蓋其嘗制錄是畧而勿  
論一字之封茲為殊典耶用存而垂誠

宋順帝昇平二年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頌為南豐  
縣王

梁高祖普通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  
來降授司空封始安郡王二月改封宋王時魏宗正  
卿元樹以爾朱榮亂歸國封為鄴王

太清元年魏大將軍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顧奉為王  
詔封元貞為咸陽王以天子禮遣還北景敗而反

東魏孝清帝武定七年正月梁北徐州刺史蕭正  
以鎮內附封蘭陵郡公吳郡王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即位詔封功臣高隆之為平  
原王庫狄干為章武王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  
安定王韓軌為安德王爾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彭樂  
為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為東平王

五年八月武衛將軍長樂郡公段韶降梁將東方白  
額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  
安輯帝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



七年正月封司空侯莫陳相為白水郡王

十年正月太尉長樂郡公尉祭肆州刺史濮陽公  
仲遠並進爵為王

孝昭帝皇建元年封瀛州刺史婁叡為東安王

武成帝封婁定遠為臨淮郡王

後主天統五年四月封開府城陽郡公慕容儼為

安王

武平二年九月左丞相平原王段韶病篤韶封其子

潯濟北王以慰其意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卽位制武安軍節度使

進封楚王

五月進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魏王

浙節度使錢鏐進封吳越王

二年五月封義昌軍節度使劉守文加中書令封大

彭王廬龍軍節度使劉守光封河澗郡王許州節度

使馮行襲封長樂王

三年三月進封朔方節度使穎川郡公韓遜為穎川

郡王

四月制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進封北平王福建節度

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同州

封王



節度使劉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封弘農郡王

七月進封幽州節度使河澗郡王劉守光爲燕王

乾化元年五月制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爲渤海郡王

七年封保義節度使王壇爲琅邪郡王

末帝以乾化三年二月卽位尋以太子太師致仕葛

從周爲潞州節度使封陳留郡王

三月制進封天雄軍節度使弘農郡王楊師厚爲鄴

王夏州節度使李仁福封隴西郡王

貞明元年二月進封延州節度使渤海郡王高萬興

爲渤海王六年四月進封延安王

### 勤政

夫君人者惟政是務爲政者惟勤是治故傳曰文王猶勤况寡德乎若乃據有疆宇抗行正統苟或逸豫靡戒憂勞是忘既法制之罔脩豈民心而可固則有鷄鳴廢寢日昃視朝量書有程投籤自警雖簿領之細躬加受奏獄訟之繁親爲臨決勞精靡倦總攬不遺故得下情上通庶事無壅保安之道諒在茲乎垂諸信書煥然可則



秦始皇在位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帝至以衡石

量書石一百二十斤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

吳大帝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呂岱守吳  
悉處法應問甚稱帝意召署錄事

宋高祖永初元年十二月朔車駕臨延賢堂聽訟

二年四月又於華林園聽訟

五月己酉甲戌又幸華林園聽訟

六月壬寅又於華林園聽訟

八月壬辰又於華林園聽訟

十月癸卯於延賢堂聽訟

文帝元嘉三年五月丙午臨延賢堂聽訟

六月丙寅又於延賢堂聽訟丙子又聽訟

五年十月甲辰於延賢堂聽訟

八年三月甲申於延賢堂聽訟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卽位冬十月癸未車駕於  
閣武堂聽訟

孝建三年二月始制朔望臨西堂接群下受奏事

六月於華林園聽訟

大明元年五月癸酉於華林園聽訟自是非巡狩軍

役則車駕歲三臨訊



勤政  
八月壬寅於華林園聽訟

十月庚申詔曰旒纁之道有孚於結繩日昃之勤已切於姬始况世弊教殘歲月澆季朕雖戮力寓內未明求衣而識狹前王務廣昔代承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達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實來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志擁鬱衡間失理負謗未聞朝聽者皆聽躬自申奏小大以聞朕因聽政之日親對覽焉

十二月戊戌於華林園聽訟

二年三月丁卯於華林園聽訟

九月癸卯於華林園聽訟

閏十二月庚申於華林園聽訟

三年四月癸卯於華林園聽訟

九月乙巳詔曰自今囚至辭具并卽以聞朕當悉詳斷庶無留獄

十二月戊午於華林園聽訟

四年五月庚辰於華林園聽訟

九月甲申於華林園聽訟

十二月乙未於華林園聽訟

五年五月丙辰幸闕武堂聽訟



七年二月幸南豫州帝於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

八月幸建康秣陵縣詳獄囚

九月車駕幸廷尉訊獄囚

十月行幸江寧縣訊獄囚

十一月車駕習水軍於梁山原放行獄徒繫

明帝泰始五年三月丙寅幸中堂聽訟

六年十月己酉幸東堂聽訟

後廢帝元徽三年四月丙戌車駕幸中堂聽訟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十二月乙巳車駕幸中堂聽訟

武帝永明二年六月癸卯車駕幸中堂聽訟

三年七月詔丹陽所領及餘二百里內見囚同集京

師自此以外委州郡決斷

八月乙未車駕幸中堂聽訟

明帝建武二年四月己亥詔三百里內獄訟同集京

師尅日聽覽

梁高祖微時知民疾苦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

政求民之瘼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

務加隱恤舒其急病每至冬月四更竟即張燭看事

執筆觸寒手為皸裂紉姦摘伏洞盡物情嘗有懷哀



矜泣涕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無鮮腍唯豆羹麩  
陳高祖以永定元年十月卽位其月戊寅與駕幸華  
林園親覽詞訟臨赦囚徒

二年三月乙卯帝幸後堂聽訟

三年六月癸卯帝疾小瘳臨訊獄訟

陳文帝天嘉元年八月癸未臨景陽殿聽訟帝每有  
王者奏決矧識真偽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  
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及刺送者必投  
籤於階石上令鎗然其聲云吾雖眠亦令人驚覺也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  
元象元年六月壬辰帝幸華林園聽訟

武定元年三月帝親聽訟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三月戊戌臨昭陽殿聽獄決訟  
七年二月辛未詔嘗山王演等於涼風殿讀尚書奏  
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

廢帝乾明元年正月甲辰幸華林園親錄囚徒死罪  
以下降免各有差

誠勵

伊訓曰儆于有位洪範云是懿是訓自昔哲王曷嘗  
不誠勵厥俗俾克繇禮敷言庶列罔或曠官蒿然令



獻布於簡冊自漢鼎既輕幅員分裂英雄崛起各據  
勢勝庇民主祀率先風教若夫繼體承業貞邪作輪  
葛藟固本閨門篤愛是必勗以道義責成寄任室其  
嗜好禁其驕縱至有肅奉軍志力扶義舉專宰牧之  
仕叅刑法之重分職聯事交脩庶務莫不順考古訓  
申明誠誥以至臨遣諭旨督誨切至蓋御下之明畧  
垂世之隆範也

蜀先主遺詔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  
不爲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  
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  
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  
聞達

後主時來敏爲輔軍將軍坐事去職後爲大長秋又  
免後累遷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諸  
言不節舉動違嘗也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  
重事自警戒也

吳大帝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  
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嘗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帝曰  
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  
言多務執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



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  
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  
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戈之務手不  
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  
始就學篤志不倦經其所覽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  
周瑜過蒙言議嘗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  
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  
士別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  
兄今代公瑾旣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隣斯人長而好  
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  
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  
故受之秘而不宣帝嘗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將  
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  
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帝嘗下令  
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  
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  
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  
脫不思憂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兵甚  
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身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



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

建昌侯慮有才名時丞相顧雍等請開府假節大帝乃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恤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宋高祖徵時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是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旣貴以此衣付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永初末高祖疾其

戒之又爲手詔曰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須臨朝仗旣不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許給班劍文帝時劉道濟爲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叅軍楊德年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帝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



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

建昌侯慮有才名時丞相顧雍等請開府假節大帝乃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恤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宋高祖徵時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是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永初末高祖疾甚召太子戒之又為手詔曰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王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須臨朝仗既不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許給班劍

文帝時劉道濟為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叅軍楊德年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帝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



傳人情不甚緝。諸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衡山王義季爲荊州刺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爲長夜之飲。畧少醒。曰。文帝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帝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物。故將軍蘇微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誠禁斷。并藥膳。至今休然。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仁主。尙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旣有美。尙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勵。乃復嚴相割截。生諸紛紜。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帝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嘗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禮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喬就楊佛寺。令辰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嫌汲。蓋是當時其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正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令吾煎毒至此。耶。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

江夏王義恭。雖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旣出鎮江陵。



文帝戒之曰汝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無日無繇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交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取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之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於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臣欽若曰司徒卽義恭兄弟彭城王也義康汝不可不盡祗順理苟有所懷自密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表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



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  
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嘗宜早起接對  
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觀顏色  
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  
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臺觀畧所諸究計當無須  
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  
以始至一治爲限不須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  
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有次第訊  
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  
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  
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  
必有大却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  
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勅左右人  
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右人言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構勿輕信受每  
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恭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  
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  
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  
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  
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



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忿忿復有所納又戒之曰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至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  
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繇知其衆事廣  
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乃以劉湛  
爲撫軍長史行府州事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  
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  
密遣使詰讓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君  
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  
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可  
次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  
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猜不可令萬一  
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  
期何繇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  
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是得彼之疑怨兼或繇此  
耶

南郡王義宣當爲荊州文帝以其人才素短不堪居  
上流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帝遲回久之元嘉二十  
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北秦等州諸軍事  
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嘗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  
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管理亦



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繁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湯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遣之今之迴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師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萬物之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擬遷代之議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師護怨非但一謂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脩理

孝武帝時太子子業幼而狃急在東宮每爲帝所責帝乃巡子業啓叅承起居書迹不謹帝詰讓之子業啓專陳謝帝又答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都懈怠狃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

張永爲廷尉孝武謂之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寃民

明帝時永嘉王子仁爲湘州刺史帝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



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  
年長令德作輔皇家

臣欽若等曰司徒即明  
帝弟始安王休仁也

門戶所

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尙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  
王亦未堪贊治我唯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  
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強  
庶使天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  
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凌若非我爲王劉氏不  
辨今日汝諸兄弟冲耿爲羣凶所逼我遂與百姓還  
圖骨肉於汝在心不能無愧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  
始方今處汝湘洲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  
奉朝廷爲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  
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勅旨

南齊太祖時淮北四州起義帝使輔國將軍周山圖  
自淮入清倍道應赴勅山圖曰卿當盡相師馭理每  
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  
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  
吾正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  
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爲虜所沒  
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及武皇帝踐阼轉黃門郎領  
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帝謂



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卿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伏  
身自隨以備不虞

武帝時晉安王子懋爲征北將軍雍州刺史帝勅以  
邊畧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及必無敢送死  
埋然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皆越逸者其二滅  
之徵吾今亦密行募集須有分明旨的便當處分今  
普勅鎮守並部民丁有事即便應接運已勅更遣想  
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數人往南陽舞陰諸  
要處叅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要人仗嘗行視驛亭  
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彼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  
卽問事又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  
接彼耳賊若送死者即便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  
殷公愨至鎮可以公愨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是汝  
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三五階級文章詩  
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嘗憶之汝所啓伏  
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  
自當優量覓送

梁高祖時劉孝綽爲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  
部郎奉啓陳謝手勅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  
稍習頃之卽真



蕭子恪爲司徒左長史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與卿兄弟有言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不能如何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其餘朝臣之中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在濫相繼然而被疑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不能如何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嘗被兇豎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得誰謂不可我正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之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何況五服之屬和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



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耻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  
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  
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  
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藉喪亂代  
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  
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何況子輿乎  
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  
若苟有天命非我能殺若其無運何急行此正足示  
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  
晉室忠臣此卽卿事劔卿是宗室情義異他亦坦然  
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  
獻王時內齊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於臺齊帥  
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  
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  
在直出外甚踈假使暫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  
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命情同一家但  
今盤石未立所以得用諸郎者非唯在我未宜亦是  
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  
卽出外且宣勅語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  
陳後主至德二年十月詔曰在事百官辨斷庶務必



取平允無得挾公害民為已聲績妨紊政道

北齊文襄為東魏丞相時劉備為睢州刺史文襄降

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

吾共事懷抱相託亦有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

慮不富貴

文宣帝時清河王岳子勵除青州刺史帝戒之曰叔

父前叔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

無墜聲績勵流涕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

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

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詔曰共理庶民是資牧宰克

勤厥職必選端良償狗私以滅公則興災而歛怨豈

遵條教實蠹風猷其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差役分外

誅求律令所施典刑具在寧容殘忍合務哀矜宜令

所在長吏不得淫刑酷法須臻有道免致無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命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朝會 宴會 慶賜 納貢獻會

朝會

朝會者禮之經也嬴秦罷侯守不越境歲時班制又  
匪經見吳蜀而下時時問作事之細者史或失傳至  
於聲名文物表著明數存諸類例此不復陳沿革在



斯粗可綱舉儷於大國誠則多慙若彼一隅斯亦爲政云爾

吳景帝永安元年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

宋文帝元嘉三年正月乙亥朔會群臣於大極前殿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己丑朔以軍事不朝會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

時令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癸酉御史司憲薛琤奏請

文武百官仍舊朝參先是帝欲親征北虜命朝臣先

赴雒都至是緩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請每月初八閣

望日延英聽政永爲嘗式

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諸

藩屏陪臣稱賀諸道貢舉二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

門

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學士稱

賀文武百官拜表於東上閣門

八月甲午勅朕以干戈尚熾華夏未寧宜循甲非之

言用致雍熙之化起八月一日嘗朝不御金鑿崇勳

兩殿只於便殿聽政

四年正月壬辰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用禮樂



也

十一月己亥日南至帝被袞冕御朝元殿列細杖奏樂於庭群臣稱賀

五年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群臣入閣

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群臣入閣刑法待制官各奏事

十月乙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二大國首領入覲故也

宴會

先王制合宴之禮著序賓之訓所以申飲賜之嘉好勸羣臣之盡心詩之鹿鳴湛露所爲作也自嬴秦劉蜀以迄江左魏齊傳禪逮于朱梁曷常不乘時展豫置酒高會或歷覽故邑或翱翔池禦班觴於講禮之隙宿設於考室之際因嘉慶以合飲議勲賞而合爵征行所次慰勞攸及於是厚陪鼎之數舉酬奠之制賦詩以導其意既醉以畢其歡皆以考經義而稽古推慈惠而逮下者也

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

蜀先主初入蜀於涪大會置酒作樂

吳大帝初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又嘗大會群



臣後蜀使至羣臣並會

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又嘗宴飲於船樓也

後主每饗宴無不竟日

宋文帝元嘉四年三月宴丹徒宮帝鄉父老戚與焉

二十六年宴于丹徒宮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九月戊申幸宣武堂宴會詔諸

王公以下賦詩

二年三月巳亥幸樂遊苑宴會王公以下賦詩

武帝永明二年七月詔曰夫樂所自生先哲垂誥禮

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明遲回於南陽魏文殷勤

於譙國青溪宮體天含輝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允集

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方遠繕築之勞我則未暇

時流事往永惟嗷咽朕以寡薄嗣奉鴻基思存締構

式表王迹考星創制揆日與功子來告畢規模昭備

宜申宴樂之禮以暢感慰之懷可尅日小會八月丙

午車駕幸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四年正月以籍田禮畢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詔賜王

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

五年正月戊子幸芳林園禊飲戊申車駕幸芳林園

宴

九月詔九日出商飈館登高宴群臣辛卯車駕幸商



殿館是館帝所立在孫陵崗世呼爲九日臺

十二月戊子太子長子鬱林王昭業冠于東宮崇政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東昏侯永元二年六月庚寅車駕於樂遊苑內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觀

和帝中興元年五月車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群臣

梁高祖大同十年三月庚戌幸廻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大清元年五月丁酉輿駕幸德陽堂宴群臣設絲竹樂

陳高祖永定二年十二月太極殿東堂宴群臣設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

宣帝大建七年閏九月甘露降樂遊苑丁未車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群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

八年四月甲寅詔曰元戎凱旋群師振旅旌功策賞宜有饗宴今月十七日幸樂遊苑設絲竹之樂大會文武

後主至德元年十二月辛丑釋奠于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王公卿士

四年九月甲午輿駕幸玄武湖肆艦艦閱武宴群臣



賦詩

東魏孝靜帝天平三年正月癸卯朔饗群臣於前殿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七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  
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朝御府所有珠奇  
雜綵嘗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宜命悉出送內後園  
以供七日宴賜

九年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宴群臣並命賦詩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丙申御玄德殿宴稿諸軍使  
劉捍符道昭已下賜物有差是月青州許州定州三  
鎮節度使請開內宴各賜方物

六月戊寅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學士及諸道入貢陪  
臣

二年三月幸澤州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潞  
州行營招討使壬午宴扈駕群臣并勞知俊賜以金  
帶戰袍寶劍茶藥

四月丁未自澤州還至懷州宴宰臣文武百官

九月丁亥西幸陳州錫宴扈從官

十月乙巳御內殿宴宰臣扈從官共四十五人丙午  
御毬場殿宣夾馬都指揮使尹皓韓塘以下將士五  
百人賜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思殿辛亥宰臣百寮



起居於殿前遂宣赴內宴賜方物有差丁巳至東都  
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亥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  
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乙未又宴

宰臣百官於宣和殿

三年正月甲午御文思殿宴群臣賜金帛有差

二月丁酉宴群臣於崇勳殿甲辰又宴羣臣於崇勳  
殿蓋藩臣進賀勉而從之

三月丙辰朔御崇勳殿視朝遂宴群臣

四月車駕在河中府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  
謙扈從官甲寅宴宰臣及扈從官于內殿

五月乙丑朔視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于內殿  
己卯車駕至西京癸未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百

官四品已上己丑復御崇勳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四  
品已上

九月甲午宴百官於崇勳殿丙辰御崇勳殿召韓建  
楊涉薛貽矩趙光逢杜曉河南尹張宗奭襄州節度

使楊師厚宣州節度使王景仁等賜食賜宰臣銀鞍  
轡馬方物銀器細茶等庚辰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

武百官



四年正月壬寅幸保寧球場賜宴宰臣及文武百官  
二月戊辰宴於金鑾殿甲戌以春時無事頻命宰臣  
及勳烈宴於河南府池亭辛巳楊師厚赴鎮于陝寒  
食假諸道節度使郡守勳臣競以春服賀又連清明  
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羅綿進者迨千萬乃御宣威  
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

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勳臣巳亥幸天驥院宴侍臣  
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勳烈翰林學士辛亥宴宰臣  
於內殿丙辰於興安球場大饗六軍樂春時也

四月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踐祚勵精求理深戒  
逸樂未常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內妓昇階擊鼓弄  
曲甚懽至午而罷

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  
亭丙辰宴羣臣於宣威殿

八月西征庚午次陝府辛未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  
及扈從官于行宮賜師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營招  
討使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茲樂

九月甲午至西京乙卯宴會羣臣于宣威殿

十月巳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內外并獻馬而  
魏博進絹四萬疋爲駟價



壬午以冬設禁軍幸興安鞠場召文武百官宴

十一月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庚戌幸左

龍虎軍宴羣臣甲寅幸右龍虎軍宴群臣

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

五年三月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

郎孔續已下八人扈從宴樂甚歡戊戌幸右龍虎軍

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於新殿甲辰幸左龍虎軍新

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四月丁卯幸龍虎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

軍侍宴廣化寺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及軍使蕃客已卯又幸左龍虎軍宴群臣

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宴於宣威殿壬辰

宴河南尹翰林學士軍使於宣威殿

八月癸亥詔宰臣文武百寮宴於河南府

九月已丑宴群臣於興安殿

十月幸相州癸亥令諸軍指揮使及四番將軍賜食

於行宮之外廡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潭水亘千許

步南北五之一焉風瀾折岸遼然有江湖之狀潭之

北立神祠前亭宇弘敞下植波際帝登臨凝覽宸旨

舒悅卽命丞相與翰林太學士侍膳於方右又命魚



猛獸十以鈞網進觀獻焉

十一月甲申至犂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已下宴於行次

二年二月庚戌中和節御崇勳殿召丞相太學士河南尹略封訖於萬春門外庶賜以酒食  
是月庚申御宣威殿開宴丞相洎文武官屬咸被召列侍竟日而罷

三月北巡還至貝州辛卯詔丞相翰林太學士文武從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指揮使等賜食於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從官已未次黎陽縣東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賜丞相從官酒食有差已巳至東都博王友文以新創食殿上言并進準備內安錢三千貫銀器一千五百兩辛未宴于食殿召丞相及文武從官等待焉

慶賜

傳曰行慶施惠罔有不當孟軻有言曰推恩足以保四海古之令王何莫由茲道也自嬴氏力政并吞諸夏申詔爵之典弛羣飲之禁逮氣王南紀時更五代元魏之季高齊嗣興莫不因事以大賚昭德以行賞或進位以寵文武版授以尊者艾恤民之隱則有穀



帛之賜與人同樂則有牛酒之惠至於善人女子亦以霑及逮夫朱梁率由是矣其或折俎之宴有束帛之賚蓋伐木之詩所謂將其厚意者也

秦始皇二十五年五月天下大酺

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

之神陳留俗三月上巳臨水飲食為酺

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

黔黎黑也 大酺

二十七年賜爵一級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

二羊

三十六年徙民於北河榆中拜爵一級

吳大帝黃龍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是日將吏皆進爵

加賞

景帝元永安年十一月紹位詔曰諸將吏奉迎陪位

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即位改元大赦賜民爵二級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進位二

等

文帝即位初文武賜位二等

元嘉六年三月立皇太子邵為皇子賜文武位一等



十四年南郊大赦文武賜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  
存者人賜穀五斛

十七年十月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

二十四年春大赦文武賜位一等繫降宥諸逋負寬  
減各有差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

是年以林邑所獲金銀寶物班賚各有差

二十六年幸丹徒詔二千石官長並勤勞王務宜有  
沾錫

孝武孝建元年正月立皇子子業爲皇太子賜天下  
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  
七月大赦賜文武爵一級

大明二年詔曰先帝靈命初興龍飛西楚歲紀浸遠  
感往纏心奉迎文武情深嘗隸思弘殊澤以申永懷  
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戶免爲平民

三年七月大赦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帛各有差

四年車駕躬耕籍田大赦天下力田之民隨才叙用  
孝悌義順賜爵一級孤老貧疾人穀十斛籍田職司  
優沾重賚百姓之糧種隨宜貸給吏宣勸有章者詳  
加褒進

六年正月祠南郊大赦天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



爵一級慈姑節婦及孤老六疾賜帛五疋穀十斛  
七年二月車駕巡南豫南交二州賜民爵一級女子  
百戶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沾賚又詔  
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老  
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

十月壬寅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十二月行幸歷陽郡賜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孤疾賜

帛十疋

前廢帝永光元年八月誅太宰江夏王義恭等改元

景和文武賜位二等

景和元年皇子生少府劉勝之子也大赦天下賜為

父後者爵一級

明帝即位初大赦天下改泰始元年賜民爵二級鰥

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

二年既討平江郢荆雍湘五州六軍解嚴大赦天下

賜民爵一級

五年車駕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

後廢帝元徽二年加元服大赦天下賜民男子爵一

級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二級鰥寡孤獨篤癯

不能自存者穀五斛年八十以上加帛一疋大酺五



賞賜  
日賜王公以下有差

是年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討平之詔京邑  
二縣埋藏所殺賊并戰歿者復同京城是日解嚴大  
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

四年正月車駕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  
順帝元徽五年七月卽位大赦天下賜文武位二等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受禪大赦賜民爵二級文  
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斗

六月詔諸將及客勦力艱難盡勤直衛其從還官者  
普賜位一階

武帝永明二年八月幸青宮領宮職司詳賜幣帛  
四年閏正月辛亥籍田詔孝悌力田詳授爵位孤老  
貧窮賜穀十石甲寅幸闕武堂勞酒小會詔賜王公  
以下在位者帛有差

是年三月國子學講孝經車駕幸學賜國子祭酒博  
士助教絹各有差  
五年十一月戊子皇孫冠於東宮崇政殿其日小會  
賜王公已下帛各有差

十一年四月立皇太孫詔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



明帝建武元年立皇太子寶卷詔天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普加甄賜明揚表其衡閭賚以束帛  
二年寢廟成詔監作長師可賜位一等後身遺假一年非役者蠲租同假

三年皇太子冠賜王公已下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

四年四月改元永泰文武加位二等

普通元年正月改元賜文武勞位孝弟力田爵一級尤貧之家勿收嘗調鰥寡孤獨并加贍卹

三年八月辛酉作二郊及籍田并畢班賜工匠各有差

四年二月乙亥籍田詔孝弟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三日

大通元年正月辛未詔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三年七月乙亥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大赦天下爲父後者及出處忠孝文武清勤并賜爵一級

五年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六年二月癸亥輿駕親耕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  
賜爵一級

大同三年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  
力田賜爵一級

五月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孝悌力田及州閭  
鄉黨稱孝爲善人者各賜爵一級並勒所屬卽時騰  
上

十年三月駕幸蘭陵謁建陵至修陵壬寅詔故鄉老  
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於父宜有以慰其心此  
并可賜位一階并加頒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  
各有差癸卯詔在園陵職司恭事勤勞并賜位一級  
并加沾賚是月幸廻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  
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中大通元年四月大赦改元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  
爵一級賚宿衛文武各有差

大清元年四月丁亥輿駕自同泰寺還宮大赦改元  
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在朝群臣宿衛文武  
并加班賚

元帝永聖元年十月卽位大赦改元内外文武賜位  
一等



太平元年九月壬子改元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陳高祖永定元年十月禪授大赦改元賜民爵二級  
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

文帝永定三年六月卽位詔文武內外量加爵叙孝  
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

九月立皇太子伯宗王公已下賜帛各有差

天嘉元年正月癸丑大赦改元孝悌力田殊行異等  
加爵一級辛丑輿駕祠南郊賜民爵一級

三年正月初祠南郊詔曰朕負荷寶國承廻星璿  
兢業業庶幾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茲甚永言念之

無忘日夜陽和布氣昭事上玄躬奉牲玉誠兼饗敬  
思與黎元被斯寬惠可普賜民爵一級其孝悌力田  
別加優恤

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布各有差  
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二級

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布各有  
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人穀五斛

太康元年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在位文武賜絹帛  
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



廢帝光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七月戊申立皇太子至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  
者爵一級王公已下資帛各有差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甲午卽位大赦改元在位文武  
賜爵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異等殊  
才并加策序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王公已下賜帛有差

五年二月己丑皇孫生詔曰皇孫載誕國祚方熙思  
與群臣共同斯慶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  
賜爵一級

後王大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卽位大赦在位文武及  
孝悌力田爲父後者并賜爵一級鰥寡孤老不能自  
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疋

四月丙子立永康公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  
一級王公已下資帛各有差

至德二年七月壬午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  
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各賜爵一級鰥寡癯老不  
能自存者人穀五斛

東魏孝靜帝太平三年五月賜鰥寡孤獨貧窮者衣  
服各有差



興和元年十月以新宮成大赦改元年八十以上賜綾帽及杖七十已上賜帛及有廢疾者各賜帛粟二年正月徙新宮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級營構主將別優一階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禪南郊禮畢大赦改元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有差

九年十一月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竝進一大級

廢帝天保十年十一月癸酉卽位大赦內外百官普加進級

孝昭帝皇建元年十一月立世子百年為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

武成帝清河元年正月以子緯為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并加進級諸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後主天統三年二月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并進二級

武平元年六月以皇子生大赦內外百官并進二級九州職人并進四級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己未將受唐禪賜文武百官



一百六十八本色衣一副丁卯大酺賞賜有差

二年十一月戊子賜文武百官帛

三年正月賜南郊行事官儀禮使趙光逢已下分物  
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群臣賜金帛有差甲申賜文武  
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絹一萬疋并茵褥圖纒  
二百六十件賜張宗奭

九月御崇勳殿宴群臣文武百官賜張宗奭楊師厚  
白綾各三百疋銀鞍轡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內臣  
賜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班等繒絲有差

四年正月壬寅幸保寧球場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賜  
宰臣張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賜廣王分物

七月丙辰宴群臣於宣威殿賜物有差

八月車駕西征次陝府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  
設龜茲樂賜物有差

五年三月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  
郎孔續已下八人扈從宴樂上甚歡賜物有差

四月丁卯幸龍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  
侍宴于廣化寺賜物有差

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詔方伯州牧近未  
加恩者并遷爵秩復大賚軍旅溥宴于宣威殿賜帛



各有差

三年四月幸魏州之金波亭賜宰臣文武官及太學士羊酒有差

末帝龍德元年正月改元詔曰郊禋大禮舊有渥恩御殿改元比無賞給今則不循舊例別示特恩其行營將士賞賚已給付本家宜令招討使霍彥威副招討使王彥章陳州行營都指揮使張漢傑曉示諸軍知悉

納貢獻

天子制貢職所以均財用諸侯歸時事所以陳藝極式明上下之序聿成經久之法昔漢室淪覆三國鼎峙孫劉而下據有江吳北齊朱梁奄宅中土而皆懋宣法式寵綏遐邇故藩服之長中外之臣莫不遵時會之文修任土之貢亦有獻瑞物而贊寶器者咸用論次焉

吳大帝漢建安末爲吳侯安遠將軍領交趾太守士燮每遣使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柳龍眼之屬無歲不至燮弟合浦太守一時貢馬凡數百匹帝輒爲書厚加寵賜以荅慰之



嘉禾元年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使稱藩并獻  
貂馬帝大悅加淵爵位

宋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豫章望蔡獲古銅鍾高  
一尺七寸太守張辯以獻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益州刺史始興王鑑獻龍角一  
枝長九尺三寸紅色有文

六年七月齊郡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塹得錢三十七  
萬徑一寸半以獻帝以爲瑞班賜公卿

崔惠景爲南郡內史梁南秦二州刺史又爲司州刺  
史惠景每罷州輒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

梁武帝大通初陶弘景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嘉勝  
一名成勝并爲佳寶

陳宣帝大建七年四月郢州獻瑞鍾

十二月南康郡獻瑞鍾

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

進百官衣二百副其月廣州進奇寶名樂品類甚多

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萬貫紬

六千疋綿三十萬兩仍請每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

三萬疋以爲嘗式荆南高季昌進瑞楠數十顆質狀



百味倍勝嘗貢且橘當冬熟今方仲夏時人咸異其事因稱為瑞

十月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腦腰帶珠珠枕玳瑁香藥等

十一月廣州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含稜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琢巧甚多

二年正月幽州劉守文進海東鷹鶻蕃馬羶罽方物九月福州貢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珠玩香藥奇品海

味色類良多價累千萬十一月諸道節度刺史各進賀冬田器鞍馬綾羅等

三年四月幽州節度使劉守光進蕃中生異馬一匹鞍後毛長五寸名烏龍兩浙節度使錢鏐進睦州大

茶三百一十籠洞牙琴百枝桐木槍二千條賜進奉使紀君武銀帛有差是年冬諸道節度使刺史咸貢

鞍馬銀絹羅綺賀正四年五月自朔旦至癸巳內外以午日奉獻巨萬計

馬三千蹄餘稱是復相率助修內壘時南北征伐板籍未有定賦帝

每議營造及節序無不咸獻而南方數鎮入相調外山澤魚鹽之利罕籍於縣官矣七月福州貢方物獻桐皮扇廣州貢犀玉獻船上蓋薇水



十月己卯新修天驥院帝開宴落成內外并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疋以爲駟價

乾化元年兩浙進大方茶二萬觔琢畫宮衣五百副廣州貢犀象奇珠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進筒中蕉五百疋龍腦鬱金各五錠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龍綾花縵越毘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進戶部多支權課葛三萬五千疋

二年四月廣州獻金銀犀牙雜寶貨及名香等合估數千萬是月客省引進使韋堅使廣州廻以銀茶上獻其估凡五百餘萬福建進供御金花銀器一百件各五千兩是年天下郡國各助郊天及賀正獻相次而至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閩位部 一十七

耕籍 務農 節儉

耕籍

周禮有玉籍之制以時入之上以供粢盛下以致蕃  
殖祈農務穡於是乎在而嬴氏并吞收大半之賦孫  
劉鼎峙定三分之業甸師所掌史策無聞故不可得



而論也若乃繇宋洎陳迭王江左北齊高氏建都鄴下皆親御耒耜率勸農功所謂國之大典民之大事于斯而已矣其或致誠齋祭草具禮儀除壇於國之震離卜月於春之孟仲隨時沿革亦載于篇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詔曰古者從時胙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祊帝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時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於時斟酌衆條造定圖注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種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主種稂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大牢告祠先農悉如祠帝社之儀孟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袞帶佩蒼玉藩王已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服章車駕出衆事如郊廟之儀車駕至籍田侍中跪奏導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大史令讚曰皇



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卽耨禮畢

孝武帝大明四年正月乙亥躬耕籍田

明帝大始五年正月癸亥躬耕籍田

後廢帝元徽四年正月己亥躬耕籍田

南齊武帝末明三年十二月詔曰九穀之重八財爲末是故潔粢豐盛祝史無愧於辭不籍千畝周宣所以貽諫昔期運初啓庶政草昧三推之典我則未暇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親率繇舊式可以開春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鸞於東郊冕朱紘而益事仰薦宗禋俯勗黔黎將使困庾內充遺秉外物旣富而教茲焉攸在

四年閏正月辛亥親耕籍田

梁高祖天監十三年二月丁亥親耕籍田先是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帝以爲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

十六年二月辛亥親耕籍田

普通二年四月丙辰詔曰夫欽若昊天歷象無違躬



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以震方簡求沃野具茲千畝庶允舊章於是徙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柏便殿及齋宮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代又有祈年殿云

四年二月乙亥躬耕籍田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  
染盛繇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  
眷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禮畢  
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  
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  
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並加貸給每使優徧孝弟力  
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中大通六年二月癸亥親耕籍田

大同元年二月丁亥躬耕籍田

二年二月乙亥躬耕籍田

三年二月丁亥親耕籍田

四年二月己亥親耕籍田

六年二月己亥親耕籍田

七年二月辛亥親耕籍田



大清元年二月丁亥躬耕籍田

陳宣帝大建元年二月乙亥親耕籍田

三年二月丁酉親耕籍田

六年二月辛亥親耕籍田

九年二月壬午親耕籍田

十一年二月癸亥親耕籍田

十三年二月乙亥親耕籍田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正月辛亥親耕籍田于東南其制千畝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稭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

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壇四門又爲

大營於外設鄉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

吉亥使公卿以大宰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

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稷之種六宮主之行事之

官並齋設齋省於壇所列宮懸又置先農坐於壇上

衆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帝乃服通天冠清紗

袍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舄備法駕乘木輅耕

官青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

便殿升耕壇南陛卽御坐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

南陛至耕位釋劔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卽坐耕官一



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籍田令  
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稔跪呈司農詣  
耕所灑之種訖司農省功奏事畢帝降之便殿更衣  
饗宴禮畢班賚而還

務農

夫四人之業農居其一焉蓋務穡播穀所以厚下而  
豐財授時勉人所以敦本而成務致國於富彊躋俗  
於仁壽未始不白茲道也嬴秦肆暴靡修稼政孫劉  
裂壤南北更政以迄于朱梁或勸課織悉形於詔令  
或優恤浮篤著於條禁以至煇蠹月云及申其帛襄之  
刑耕事方急緩其穀餼之戮親臨畝畝形於獎誨然  
後餘糧委於甫田游手綠於東作既富而教可以君  
國而求命也

蜀後主建興三年春詔務農植穀閉關息民

吳大帝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  
農畝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  
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

赤烏三年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  
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民不良  
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警察非



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

景帝末安二年三月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兢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繇士民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民吏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繇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群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大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諸鄉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宋文帝元嘉八年閏六月詔曰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壑園苟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



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衆歲竟條名列上

二十年十二月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一夫輟稼飢者必及倉廩旣實禮節以興自頃所在貧罄家無宿積賦之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至此室誠繇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勸分之義求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以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

二十一年七月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兗豫及楊州浙江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脩立并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勸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奉行公文而已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以田農要月大官停殺牛

明帝泰始三年正月以農役將興大官停宰牛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詔曰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



殊衆足厲浮惰者所在卽便列奏其違方矯務快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較覈殿最以申黜陟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曰執耕耨虧懸罄比室秉機或惰無福終年非怠非荒雖繇王道不稔不莠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姓殊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怠夙興可嚴下州郡務滋耕殖履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正天民

明帝建武二年正月詔曰食惟民天義高姬載蠶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威必繇之朕肅扆巖廊思弘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靜言日昃無怠寢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或懈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修固堤防考較殿最若耕蠶殊衆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卽便列奏主者詳爲條格

梁簡文大寶二年正月甲戌下令曰軍國多虞戎旂未靜青頰雖熾黔首宜安時唯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峻况三農務業尚看天機敷



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嘗在所急勸  
耕且戰彌瀕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  
此玄苗坐食紅粒不植鷓鴣空候蟬鳴可悉深耕概  
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  
承

陳文帝天嘉元年三月詔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  
庶鼓腹含哺復在茲日

八月詔曰菽粟之貴重於珠玉自頃寇戎游手者衆  
民失分地之業主有佩犢之譏朕哀矜黔庶念康樂  
俗思俾阻饑方存宣教麥之爲用要切斯甚今九秋

在卽萬寶可收其班宣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勸  
課務在及時其有尤貧量給種子

後主大建十四年正月卽位二月詔曰躬耕爲勸義  
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  
屬豐儉隆替靡不繇之夫入賦自古輸藁惟舊沃饒  
貴于十金硤确至於三易腴瘠旣異盈縮不同詐僞  
日興薄書歲改稱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  
東漢老農懼於扞絙俗吏因以侮文輟未成群游手  
爲伴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下宜  
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闢墾畝進墾蒿萊廣表勿



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  
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教耕淳民載酒有茲督課議以  
實擢外可爲格班下稱朕意焉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八月詔諸牧民之官仰專意  
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  
武成帝河清三年定令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  
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已上皆就田畝桑蠶之  
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  
優劣定殿最之科品有人力無牛無人力有牛者須  
令相便皆得佃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焉

梁太祖開平三年八月已卯幸西苑觀稼

四年二月已丑出光政門至谷水以麥

五年二月甲子幸耀村民舍閱農事

乾化元年五月癸巳觀稼于伊水

八月戊辰幸故上陽宮至榆林觀稼

節儉

夫節用愛人宣尼之教也去奢去泰玄元之旨也蓋  
有國有家者曷嘗不遵卑菲之訓申竒巧之禁厚生  
而務本克己以率下然後致民於富庶饗祚於悠久  
者也自江吳傳國逮於北齊朱梁亦嘗斥棄琛玩禁



止貢獻裁減玉食之制削去輿服之飾戒風俗之踰  
侈化民德以歸厚或形於詔誥或著之行事亦有始  
初清明憲章稽古中道而廢不終令聞傳所謂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雖復條教  
周悉亦何益於治乎

吳大帝赤烏五年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

十年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帝詔曰  
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枉率細皆  
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  
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  
下所在通更伐致帝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  
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  
用也

宋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  
御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  
麗價盈百金時將北征以琥珀冶金創帝大悅命搗  
碎分付諸軍平關中得姚興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  
藏宋臺旣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帝不  
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百  
尺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



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猶劇  
坐卧嘗湏冷物後有獻大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  
曰木牀且費而况石耶即令毀之制諸主出適遣送  
不過二十萬無錦綉金玉内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  
簡易嘗着連齒木屐好出神虎門逍遙左右從者不  
過十餘人諸子旦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着裙如家  
人之禮 孝武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  
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有葛燈籠  
蘇繩拂侍中表頌盛稱帝儉素之德孝  
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文帝元嘉八年三月詔曰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  
儲不給百度尚繁宜存簡約以應事實内外可通共

計思務令節儉帝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  
輦輦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  
皮帝以竹輦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  
此

孝武帝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五月詔曰興王立訓  
務弘治節輔臣佐時勤獻政要仰惟聖規每存茲道  
猥以耿躬屬承景業闡揚遺澤無廢厥心夫量入為  
出邦有舊典而經給之宜多違嘗度兵役糜耗府藏  
散減外内重供未加損約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遺  
命自今諸司薄已厚民去煩從簡悉宜施行以稱朕



意

七月辛酉詔崇儉約禁淫侈

大明四年四月詔曰昔弋衣御寓貶其示節土簋臨人飭儉昭度朕紼帛之念無忘于懷雖深詔有司抑浮務實而歲用兼積年量虛廣豈以捐豐從損允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太半庶裘絺順典有偃民華纂組傷功無競厘市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皇室多故糜費滋廣且久歲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從儉弘濟時艱政道未孚慨愧兼積大官供膳可詳所減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無益之物一皆蠲省務存簡約以稱朕心

二年十一月詔曰治崇簡易化嫉繁侈遠關隆替明著軌跡者也朕緣斯墜運屬此屯極仍之以彫耗因之以師旅而識昧前王務艱昔代舊賦既失爲費彌廣鑒寐庶務每思弘革方欲緩繇優調愛民爲先有司詳加寬惠更立科品其方物職貢各順土宜來獻納貢敬依時令凡諸蠹俗妨民之事趨末違本之業雕華靡麗竒噐異技並嚴加裁斷務歸要實其尚方御府諸署供御制造盛存儉約庶淳風至教微遵太古阜財興讓少敦季俗



後廢帝元徽二年五月詔曰頃國賦多愆公儲罕給近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廩藏虛罄難用馭遠宜矯革淫長務在節儉供奉服御悉就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游費一皆禁斷外可詳爲科格

三年閏三月詔曰頃民俗滋弊國度未殷歲時屢騫編戶不給且邊隅尚警供費彌繁永言夕惕寢興增疚思弘豐耗之制以惇約素之風庶在拯民以康法道大官玆膳御府麗服諸所供擬一皆減撤可詳爲其格務從簡衷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詔曰露臺息構義光漢德雉表焚制事因晉道故以簡奢軌化敦儉馭俗頃旬服未靜師旅連年委蓄屢空勞弊莫偃而丹雘之飾糜耗難訾寶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儀制寔宜約損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罷省御府二署凡工麗雕鐫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茲治政

南齊大祖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勅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未得泰始增光甚麗留此置主衣正是典長疾源可卽時打碎凡復有異物皆宜隨例毀棄後官噐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官人著紫皮履華



蓋除金花瓜用鐵迴釘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武帝爲治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不喜遊宴雕綺之事言嘗恨之未能頓遣又詔凡諸遊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纈弊民已多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絕明帝初封西昌侯王子候舊乘繚帷車帝獨乘下帷車儀從如素士

建武元年十一月詔曰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藩收守宰或有薦獻事非在一嚴加禁斷二年十月詔曰軌世去奢事殷哲后訓物以儉理鏡前王朕屬流弊之末襲澆浮之季雖恭已敷化刻意隆平而禮讓未興侈華猶競永鑒玄風競言集愧思所以還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罷東田毀興光樓并詔水衡量省御乘

二年三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飾較者皆剔除制御親幸自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織大存儉約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惠太子所起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嘗用皂夾訖投餘灑與左右曰此猶



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  
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武帝掖庭宮殿服御一無所  
改其儉約如此

梁高祖初仕齊錄尚書事下令曰在上化下草偃風  
從世之澆淳嘗繇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  
極悖焉可勝言旣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竒伎異服  
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  
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  
昂等和戎之賜琫蓋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  
以成俗驕艷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

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  
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續戎殆同創  
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彫罄不一孤黍  
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  
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塗  
盛修絃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  
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廷備御妾之數太子絕  
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鄉士準的氓庶菲食薄  
衣請自孤始加群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  
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朞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



夫不敢靡衣淪食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  
 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  
 為條格及卽位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  
 過綾綵無珠璣錦繡大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按不  
 過三醖以儉先海內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  
 一被二年嘗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斷房室  
 後宮職司貴妃已下六宮禕禴三翟之外皆衣不曳  
 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  
 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陳高祖以儉素自率嘗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无

謂蚌盤殼核庶羞裁令克足而不為虛費初平侯景

及立紹泰

臣欽若等曰紹泰梁敬帝年號也

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

充闔房者衣不重綵飾無金翠歌鐘女樂不列於前

及乎踐祚彌厲恭儉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文帝天嘉元年八月詔曰汗樽土鼓誠則難追盡卯

雕薪或可易革梁氏之末奢麗已甚芻豢壓於胥史

歌鍾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珎

逐欲澆流遷訛逐遠朕自諸生頗為內足而家敦退

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

區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靡食卑宮自安儉陋俾茲



薄俗獲反淳風往者雕鏤淫飭非兵器及國容所須  
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帝起自艱難知百姓  
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嘗所調全事不獲已者必  
咨嗟改色若在諸身

宣帝大建七年四月監豫州陳桃根上織成羅紋錦  
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十年四月詔曰惟堯葛衣鹿裘則天爲大伯禹弊衣  
菲食夫子曰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  
宇宙十變年籥肝日勿休乙夜忘寢跂予思治若濟  
巨川念茲在茲懍同馭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黃屋

之尊導仁壽以寘群生寧勞役以奉諸已但承梁季  
亂離斯瘼宮室禾黍有名亡處雖輪奐未覩頗事經  
營去泰去甚猶爲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  
帑未克民疲征賦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興言靜念夕  
惕懷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慙斲雕爲朴庶幾可慕雉  
頭之服旣焚弋綈之衣方襲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  
偃風行冀以變俗往者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  
軍器之外其餘悉皆停息掖庭嘗供王侯妃主諸有  
奉卹並各量減

十三年十二月己巳詔非軍國所須多所減損歸于



儉約

北齊神武帝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

文宣天保元年七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朝御府所有珠竒雜綵嘗所不給人者徒爲人蓄積宜命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

梁太祖開平二年六月詔曰敦尚儉素抑有前聞斥去浮華期臻至理如聞近日貢奉競務奢淫或竒巧蕩心或雕鏤溢日徒殫資用有費工庸此後應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飭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進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命相 選將

命相

惟秦氏據有宇內孫劉三分天下宋蕭四代載祀三百東魏高齊逮於梁室莫不咨求賢英置之宰弼財成國務彌綸統紀至乃備物典策以優其命數委任



責成以寄其心替贊萬樞以賦政總百官以承式時  
惟棟幹之重允助陶甄之化得賢之盛何代無之其  
或繇勳烈而踐衡石以恩幸而升公衮罹負乘之謗  
致鼎餗之傾者亦可以垂鑒者已

秦始皇帝初爲秦王以呂不韋爲相國封十萬戶號

文信侯其後有相國昌平君昌文君

史失其名

及卽皇帝

號有丞相隗杯丞相王綰丞相李斯

二世時去疾爲右丞相李斯爲左丞斯已歿以趙高  
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蜀先主章武元年四月卽皇帝位策諸葛亮爲丞相

錄尚書事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

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  
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又以  
許靖爲司徒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夜惶惶  
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  
教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

後王建興八年詔策諸葛亮曰街亭之役咎繇馬謖  
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  
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羗興復二郡  
威震凶暴功勳顯然今方天下騷擾元惡未集君受



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十二年八月丞相亮卒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

書令總統國事亮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付琬

十三年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以後軍

師費禘為尚書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禘識悟過人每自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矣

延熙二年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六年十一月以尚書令費禘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十年以衛將軍姜維與大將軍費禘共錄尚書事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

吳大帝黃武元年以車騎長史孫邵為丞相

四年六月以大嘗顧雍為丞相

赤烏七年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詔曰朕以

不德應期踐運王途未一姦宄克路夙夜戰懼不遑

鑒寐惟君天資聰獻明德顯融統任上將佐國弭難

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

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

兼之今以君為丞相使持節守太嘗博士授印綬君

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

司三事以詞群僚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



命相  
領武昌事如故

九年九月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  
十二年四月以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  
廢帝亮建興元年閏四月以太子太傅諸葛恪為太傅  
大嘗勝裔為衛將軍領尚書事

二年十月以武衛將軍孫峻為丞相

景帝休永安元年十月以大將軍孫琳為丞相

十一月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  
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

五年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

後主皓寶鼎元年八月以鎮西大將軍陸凱為左丞相  
相嘗侍萬或為右丞相

三年二月以左右御史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建衡三年詔曰武昌督范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  
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  
天紀三年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  
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以相國諮議參軍王弘為侍  
中錄尚書事

二年正月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



三年正月以尚書令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刺史如故

少帝即位初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之領軍謝晦輔政

文帝元嘉元年八月進司空徐羨之為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

三年正月以江州刺史王弘為司徒錄尚書事  
九年三月進衛將軍王弘為太保加江州刺史檀道濟為司空

孝武帝大明三年八月以南兖州刺史沈慶之為司空

書令中失年月

前廢帝景和元年八月以始興公沈慶之為太尉

後廢帝即位初以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淵共輔朝政

元徽二年九月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即位領軍將軍蕭道成出鎮東

城輔政臣欽若等曰此後南齊太祖所進官以袁粲

為中書監司徒

二年二月以褚淵為中書監司空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正月以司空褚淵為司徒

武帝卽位初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為尚書令輔政

永明十一年正月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為司空

海陵王卽位初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前司空王敬則為太尉

明帝建武元年十月以司空陳顯達為太尉

東昏侯卽位初內外衆事無大小委中書監徐孝嗣右僕射江祐侍中江祀衛尉卿劉暄領軍蕭坦之始

安王暹光時呼六貴皆宰相也

永元元年八月以徐孝嗣為司空

和帝中興元年十二月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將軍揚州刺史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以相國左長史王榮為中書監

二年六月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朓為司徒尚書令

九年正月以太嘗卿王亮為中書令

十一年正月以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

普通三年正月以尚書令袁昂為中書監



中大通四年正月尚書令袁昂進位司空

大通五年十二月以吳郡太守謝舉為中書監

元帝承聖三年三月以司徒王僧辯為太尉僧辯為司徒時

帝居王位承制除之護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為司徒

敬帝即位初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太平元年七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

後梁宣帝即位以雍州刺史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

明帝嗣位以尚書令蔡大寶為司空中書監郢州刺

史王操為侍中尚書令

陳高祖永定元年即位以梁州左氏尚書沈衆為中

書令

二年正月以車騎將軍侯瑱為司空時尚書左僕射王通中書令謝

哲並兼太宰史失年月

文帝即位初以司空侯瑱為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

安都為司空以南徐州刺史徐度為侍中

廢帝即位初以中軍大將軍徐度為司空

光大元年三月以尚書左僕射沈欽為侍中尚書僕

射

宣帝大建八年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

空帝即位後章昭達為司空王厲為中書監史失年月

閏位部



後主時江總為尚書令姚察沈文理為侍中

史失年月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正月即位軍國政事皆歸於

丞相高歡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昂為司

空

二年三月以司徒高盛為太尉司空高昂為司徒

三年二月以司徒大行臺並州刺史高澄入輔朝政

興和元年正月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

三年十一月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

四年四月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空

武定元年五月以吏部尚書侯景為司空

二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大保以高澄為

大將軍領中書監

十一月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三年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為

司空

軌為中書令 史失其年月

五年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以錄尚

書事孫騰為太傅以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以司

空韓軌為司徒以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徒

六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

七年十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十二年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

八年二月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

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

司司馬子如為司空

三年六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

五年八月以前司空尉粲為司徒粲為司空  
史失年月

八年四月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

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

仁為太保

九年十二月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徒尉粲為

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為司徒

廢帝即位初以右丞相斛律金為左丞相司空段韶

為司徒

武成帝即位初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豐州刺史婁

叡為司空

河清元年七月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司空婁叡

為司徒以尚書令斛律金為司空

三年三月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

五年以前司徒婁叡為太尉以太傅段韶為太師



十二月以太師段韶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

後主天統元年四月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

莫陳相為太保瀛州刺史尉粲為大尉

二年十二月以大保侯莫陳相為大傅

三年八月太上皇詔以太宰大司馬婁叡為太傅大

將軍斛律光為大保

四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

五年三月以司空徐顯秀為大尉

十一月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

武平元年二月以太傅斛律光為右丞相

二年二月以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

十一月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

四年四月以開府儀同三司趙彥深為司空

六年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司徒

十二月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

六年閏八月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斛律光河列羅

為司空臣欽若等按北齊書後王時和士開唐邕魏

季舒張彫唐為侍中史失其年月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以唐朝宰臣張文蔚楊涉並

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



即平章事  
是月以清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  
文武材且詳於稼穡利害軍旅之事籌度經費欲盡  
詢焉恩澤特異于時罕有比者隨拜為上相賜賚甚  
厚

二年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以  
翰林奉旨學士張策為刑部侍郎平章事時帝在澤  
州拜二相於行在

三年九月太嘗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  
學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為尚書戶部侍郎

平章事

十一月戊午御文明殿册太傅張宗奭為太保

韓建受册畢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  
尚書省上

末帝即位初以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貞明二年八月以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  
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克諸道  
監鐵轉運使

十月以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敬翔為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鄭珣為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

學士判戶部

臣欽若等曰敬翔庶人友珪時偽署為相鄭珣初相時史失其年月

四年四月以吏部侍郎蕭頎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六年四月以尚書左丞相李琪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 選將

夫席閏餘之數主征伐之柄曷嘗不慎擇英傑為之將領付以師旅之重委之討襲之事因之以夷勅敵剪逋寇震揚武怒輝燿威靈而克昌於基緒而成寧其守宇焉若夫詩禮兼資是為義府仁賢竝用叶于善經蓋夫制中權握兵要為王者之爪士乃生民之司命鑿門之舉善敗攸繫聞輦之思倚屬斯在固宜審其才致諒其誠心然後分之以注意之任責之以維揚之効者也

秦始皇初為秦王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請



病歸老於穎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

今因使大破寢兵

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

父荆人因隨之三夜不宿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

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穎陽見謝王

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

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

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

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

始皇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大破荆軍平荆地

為郡縣

蜀先主初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

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牙門

將軍魏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

驚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

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

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

言

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較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

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靖厥理今寇虜作害

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



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  
宣功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監司于京其誕將天  
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疾匪  
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與

馬超爲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  
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  
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羗率服  
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上威武竝昭是以委任授君  
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  
邇肅慎賞罷以篤漢祚以對千天下

吳大帝時偏將軍領壽陽呂蒙克皖還壽陽未幾而  
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大帝曰鷲鳥累百不如  
一鶚復命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  
民

朱據字子範大帝咨嗟少率發憤嘆息追思呂蒙張  
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繇是拜建義校尉領  
兵屯湖熟

宋高祖初譙縱叛亂自稱成都王帝以西陽太守朱  
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滅熹下邳太守劉鍾繡  
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命



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帝遣象拔之授以麾下之半  
滅熹帝后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及戰克捷象咸服  
帝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帝以四郡太守未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以柳世隆進號安南將軍是時  
魏寇壽陽帝勅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宜近  
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  
難可委信也尋又勅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卽  
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旣破虜上欲罷  
併二豫勅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辨爲難議  
者多云省一是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  
云何可具以聞

武帝永明二年江州蠻動勅寧朔將軍曹虎領軍戍  
尋陽除游擊將軍輔國軍主

蕭景先爲征虜將軍丹陽尹永明五年羌人桓天生  
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帝以景先  
詰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環啓事蠻虜相扇容  
或侵軼邊蠻有壽宐時勦動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  
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授節  
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  
明帝時陳顯達爲太尉侍中時虜頻寇雍州象軍不



捷失河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  
中微宋祚繼謝藩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  
神州遂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  
寧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衆非政所用  
思戢遠圖權緩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  
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而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  
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  
秦一麾而平禹跡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  
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室分命方  
獄因茲大號侍中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率中外

纂嚴加顯達使節向襄陽

梁高祖天監四年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軍將軍楊  
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  
惔爲副

曾通二年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北  
討

五年六月庚子以員外散騎嘗侍元樹爲平北將軍  
北青兗二州刺史率衆北伐

六年春正月詔曰廟謨以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  
軍西昌侯藻可便親戎以前啓行鎮北將軍南交州



刺史豫章王綜董馭雄傑風馳電邁其餘衆軍計日  
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飛舟濟江  
五月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北伐  
大通元年十二月乙卯以中護軍蕭深藻爲北討都  
督征伐大將軍鎮渦陽

中大通六年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  
北將軍率衆北伐

孝元帝承聖二年十一月遣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  
壘徵吳興太守裴之橫師衆繼之

王僧辯爲車騎大將軍在揚州西魏相宇文泰遣兵  
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元帝遣主書李膺徵  
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勅僧辯云泰肯  
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峽之衆悉非勁

勇公室率衆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  
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  
等爲後軍處分旣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  
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匱糧尚  
有飢色况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克龐涓時也

陳宣帝時朝議北伐帝謂左僕射徐陵曰朕意已次  
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著



推之凌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  
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  
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凌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  
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  
克淮南數十州之地

北齊文襄時高岳討侯景朱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  
散騎常侍陳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  
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  
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帝欲召見之恐其驚  
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有待新使人來餉金以  
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  
異也帝乃任紹宗遂以破景

梁太祖開平元年八月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  
收乃別議戎師於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克潞州行  
營都統

五年正月詔曰徵陝州鎮國軍節度使揚師厚至京  
見于崇勳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克北面都招討使恩  
賚甚厚使督軍進發



冊府元龜

選將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閩位部 一十九

倚任

夫作朕心膂使如臂指其倚任之謂乎三正旣徃羸  
氏獨立然強兵之重必委謀臣及梁益負阻江吳分  
據取威定霸得士者昌南北變風政俗有異賢哲是  
賴寵用彌篤益以其才畧明達屢用謹飭時名攸重



舊德斯茂亦以攀附自始勤勞夙夜凡所更事允合  
上意繇是小大之務中外迭處榮侍左右斯須罔離  
或疇咨機謀款密曲盡靡限資地專委要劇乃至總  
統政治或取論决形於付囑無所嫌間非夫忠信博  
厚之君子孰克荷於待遇者哉

秦始皇時蒙恬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威振匈奴  
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恬弟毅位至上  
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嘗爲內謀名  
爲忠信故雖諸將莫敢與之爭焉

蜀先主病篤詔諸葛亮囑以後事又勅後主曰汝與  
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龐統字士元蜀先主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侍亞  
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董和字幼宰劉璋以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徵和爲  
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  
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

後主建興元年封諸葛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  
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决於亮

蔣琬後主時爲尚書令總統國事費禕爲大將軍錄  
尚書事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



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

吳孫策以虞翻爲功曹策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儻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

便遣翻還郡

大帝初張統爲會稽東部都尉時帝初承統春秋方富大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囑以輔助之義統輒拜版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嘗令統與張昭草創撰作及帝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統居守遙領所職其寧字興霸初歸吳周瑜魯蕭其薦達帝加異同於舊臣寧乃陳計於帝宜先取黃祖西據楚關可漸窺巴蜀帝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帝舉酒囑寧曰興霸今



年行討如此酒矣。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寧遂西果擒祖，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

薛綜赤烏中爲太子少傅，領選職。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

陸遜爲荊州牧，時劉備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大帝連和，時事所宜，帝輒令遜語亮拜刻帝印。以置遜所，帝每與禪亮書，嘗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遜嘗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

利聞。帝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大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求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規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信言，以自裨補耶？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人之忠，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有明識也。至於廢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夷，修崇寬政，兵自足用，何用



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賁以就遜其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是儀字子羽漢末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從會稽大帝承攝大業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後破曹休入關省尚書事分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

朱桓爲前將軍領青州牧因事託狂廢詣建業治病大帝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屯帝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

呂範爲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孫策薨奔喪於吳大帝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又爲裨將軍領彭澤太守劉備詣京見帝範密請劉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帝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



宋高祖初謝景仁爲高祖鎮軍司馬尋遷吏部尚書  
時從兄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晉帝依  
僕射王彪之尚書王邵前例不解職  
劉粹爲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高祖  
使粹奉文帝鎮京城轉游擊將軍  
朱齡石爲左將軍高祖北伐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  
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  
王鎮惡平長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  
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惡以往虜將軍領安西史司  
馬馮翊太守委以拒禦之任

謝晦爲侍中轉領將軍散騎嘗侍依晉中羊祜故事  
入直殿省總統宿衛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尚  
書令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鎮北將軍檀道濟並侍醫  
藥高祖晏駕領軍同被顧命輔政

孟懷玉爲江州刺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  
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  
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高祖授懷  
玉此任以防之

沈林子爲高祖參軍有功朝議欲授以一州八郡高  
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



戎車所指未嘗外典焉後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左藩高祖曰吾不可頃刻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中郎晦爲中兵

文帝時沈璞爲楊州刺史始興王濬王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帝詔璞謂曰王畿之政旣不可不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時宜詳慎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其實委卿璞以任遇旣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啟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正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

謝弘微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並弘微選擬

沈演之爲右衛將軍范曄爲左衛將軍二人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演之又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右衛率雖未爲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文帝使卧疾治事

何尚之爲尚書左僕射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見志詔書敦勸文帝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

羊卽羊玄保孟卽孟顛

尚之任遇有殊



便未宜申許耶義恭荅曰尚書清志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猶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既還任事帝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安之

王弘爲侍中鎮江州時徐羨之等以廢殺之罪將見誅弘既非百謀弟曇首又爲文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楊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劔三十人帝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叅軍

殷景仁爲侍中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不省景仁張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鎮軍侍中

戴法興爲文帝征虜記室史補典籤帝卽位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閏累遷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轉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今古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秀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帝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



郎仍兼中書凡選授遷轉誅賞處分帝皆與法興尚  
之叅畫

徐爰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行師授兵畧王  
玄謨等北伐配爰五十人隨軍向碯碯御中旨臨時  
宣示

沈慶之爲太子步兵校尉北伐屢有謀議文帝謂之  
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碯碯耳卿在左右  
又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

孝帝卽位何偃遷侍中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  
舊臣劉廷孫孝武卽位侍中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

中爲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遣詔京口要  
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廷孫與帝  
室雖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  
爲三里帝室居綏興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  
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  
出楚元王繇來不序昭穆廷孫於帝本非同宗不應  
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孝武深相畏忌不  
欲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  
爲徐州據京口以訪誕故以南徐授廷孫而與之合  
族使諸王序親



劉道隆爲龍驤將軍孝武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衛將軍委以腹心之任

顏峻爲吏部尚書南郡王義宣滅質等反以峻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株陵湖孰江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楮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峻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

顏師伯爲侍中親幸隆密群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孝武不欲威柄在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其後孝武遣詔江夏王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任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斷若有軍旅征討悉委慶之總統尚書中書事委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

王玄謨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大嘗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與柳元景俱受孝武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

明帝時沈攸之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鎮號進軍將軍泰豫元年與蔡興宗同預顧命進



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嘗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邑民  
李承明反執大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奉  
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  
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仍以攸之都  
督荆襄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  
刺史持節嘗侍如故

王景文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徵爲左僕射領吏部  
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屢辭內授明帝手詔譬之曰  
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  
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

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媿休元毗贊中興豈謝  
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耶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  
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  
驃騎陝西任要繇來用宗室驃騎旣去巴陵理應居  
之中流雖日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途之要繇  
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旣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  
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

袁粲爲尚書令與左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並受明  
帝顧命加班劔三十人鼓吹一部

又云蒼王立齊太祖於袁粲褚淵劉

秉其掌機事更日八直決事號爲四貴秦時有穰  
侯華陽高陵涇陽君稱爲四貴至是乃復有焉



南齊張岱仕宋孝武時為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帝召岱謂之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為子鸞佐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劉懷珍仕宋明帝時為巴陵王景素征西右司馬寧朔將軍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忠謹吾所委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惰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後為太祖太宰參軍時虜圍四口懷珍將兵數千破之拜

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孝武答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

李安民仕宋明帝時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覆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度都督討蜀軍

事輔師將軍五獠亂漢中勅安民廼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口後廢帝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

領義陽太守假節度將軍如故別勅安民曰九江防邊備禦空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

太祖時蘇侃為太祖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敗後新失淮北始宋朝遣太祖北伐不滿千人每



歲秋冬間邊淮騷動嘗恐虜至太祖廣遣偵使安集  
荒餘又營繕城府在兵中久見疑於時太祖乃作塞  
客吟以喻志侃達帝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  
知待又沈昭略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  
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  
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帝不欲違可其奏尋遷  
爲中書郎爲桂武將軍桂陽王作難詔復以侃爲平  
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錢賜諸將事寧除  
步兵較尉又爲黃門郎領射聲較尉任以心膂

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進號平西將軍太祖遣使入關  
參虜消息還勅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耶所  
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勅崇祖修治  
其陂田

江謐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皆以委  
謐太祖尋勅選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儕然甚  
有才幹堪爲委用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事  
辦

劉懷慰初與帝善齊國建帝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  
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  
軍齊郡太守帝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



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

劉善明爲右衛將軍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臣欲與善

明祿詔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

居之卿爲我卧治也代明帝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

二郡太守遣使拜授計新塗伯邑五百戶

桓康爲游擊將軍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

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魏軍旣動

遣康行假節濮陽太守驍騎將軍

陳顯達爲護衛將軍建元二年元魏寇壽陽淮南江

北百姓騷動帝以顯達爲吏部侍郎持節散騎嘗侍

都督南兖徐青冀兗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

刺史鎮之虜退帝勅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

闕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祚南兖徙鎮盱眙沈司

空亦以孝武初鎮彼正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

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

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

柳世隆建元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兖徐青冀五

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江北畏虜寇騷動不



安太祖勅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或爲備不可懈彼躬旣無關要用宐開除使去金城也此正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人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成之非疑也又勅曰昨夜得北使啓鍾離間賊已渡淮旣得遂死便當制加勦撲卿好叅候之有惡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旣過淮不容爾退散要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竝給軍糧虜退帝欲上斷江北又勅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者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

荀伯玉爲輔國將軍武帝初在東宮用事不法任左右張景真多僭侈伯玉密啓太祖收景真殺之太祖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勅五令不如荀伯玉命太祖末年指伯玉謂武帝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長侍



武帝時曹虎爲廣陵太守帝勅虎曰廣陵須心腹非  
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隨郡王子隆代邑巴東  
王子響爲荊州備軍容西上以虎爲輔國將軍鎮西  
司馬南平內史

王儉爲左僕射領選太子少傅衛將軍丹陽尹武帝  
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卽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  
尚書令史出外諮事帝以往來煩數復詔儉尚書下  
省十日出外

蕭湛爲步兵校尉武帝齋內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  
皆使參掌除正員外卽轉左中卽將後軍將軍太守  
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勅湛左右宿直鬱林卽位既  
委信湛每請悉須出帝通夕不寐湛還乃安

張欣泰累除尚書都官卽武帝與欣泰早經款遇及  
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

蔡約爲宣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  
謂約曰今用卿爲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  
密通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

樂藹爲荊州刺史豫章王嶷主簿後爲大司馬中兵  
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



兵反既罷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  
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悅焉用爲荊州治中勅  
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減軍而  
後不及民荆郢以爲自晉王悅移鎮以來府舍未之  
有也

崔文仲爲徐州刺史時淮北義民桓磊礪於狍犢固  
與虜戰大破之文仲馳啓帝勅曰此間起義者衆深  
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遣  
一佳將直入也

明帝永泰元年遣詔曰徐孝嗣可重申入命中書監  
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僕射嘗侍護軍如故江祐  
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卿軍政大事委  
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祐  
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叅懷心膂之任可委劉  
俊蕭惠休崔惠景

沈文季爲護軍將軍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  
備京路隆昌元年復爲領軍侍中如故後豫廢鬱林  
明帝欲以文帝爲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季口  
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雋  
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後同受顧命因



褚淵轉吏部尚書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鵠尾  
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得自專決又朝廷機事  
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淵後爲吳郡太守明  
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  
中流涕曰吾疾篤故日召卿欲使著黃羅襪耳指牀  
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冀此函得不復開淵亦悲不  
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  
王休仁人才美貌物情宗向帝與淵謀誅之淵以爲  
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  
吏部尚書

梁高祖時常獻初歸高祖大軍發郢謀留守將帝難  
其人久之顧獻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  
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

柳慶遠爲侍中高祖初平建業城內嘗夜火禁中驚  
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歛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  
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周捨爲尚書令吏部郎太子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  
而嘗直內罕得休暇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  
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年未嘗離左右  
減厥爲散騎嘗侍中書通事舍人兼司農卿卒官厥



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  
勅竝付決厥辯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樞登聞  
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減厥旣亡此事便無  
可付其見知如此

蕭介爲武陵王府長史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  
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嶺  
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繇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  
宣布威德境內肅清

羊侃大通三年自魏歸梁隨大尉元法僧北討高祖  
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侃曰臣拔跡還朝  
昔思効命然寔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  
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法僧同行還是群獠相逐非  
止有乖素心正欲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日須  
要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高祖謂侃曰軍司廢來已  
久故爲卿置之

賀琛每進見高祖與語嘗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  
不下有賀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散騎嘗侍參禮  
儀如故

郭祖深普通中爲南津較尉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  
使募部曲三千及南州公嚴清刻繇來王侯勢家出



入南津不忌憲綱挾藏亡命祖深搜簡奸惡不避強  
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賦  
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

孔休源爲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每車駕巡幸嘗以  
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勅夜召休源入宴居殿  
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

元帝時徐文盛爲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  
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士任約  
遂與相持久之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

以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竝受文盛節度擊任約  
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

劉璠爲徐州刺史蕭循記室參軍後爲華陽太守屬  
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  
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  
隨會平王室夷吾成霸功虛薄無所用徒然慕昔風  
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元帝承  
制授冠軍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  
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  
顏晃初爲邵陵王記室侯景之亂西奔荊州承聖初  
除中書侍郎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



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晁管其書翰仍勅龕曰卿  
 年時尚少習讀未曉顏晁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  
 之間必宜咨稟及龕誅晁歸帝以書記親遇甚篤  
 陳高祖時章昭達為定州刺史是時留異擁兵據東  
 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縣令居其  
 心腹

沈禮明為通直散騎管侍初高祖嘗稱禮明宜居王  
 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

周寶安為吳興太守父文育為熊曇即所害徵寶安  
 還起為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深  
 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

文帝時華皎為左軍將軍時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  
 之琳平鎮湓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  
 不遵朝憲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  
 皎

韓子高天嘉元年為右軍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臺  
 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之者子高盡力論  
 進文帝皆任焉

趙知禮為定州刺史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  
 文帝輒令置書問之



陸績爲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賜勅令與徐陵等  
七人叅議政事

孔奐爲御史中丞深達治體每所敷奏帝未嘗不稱  
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  
尋爲五兵尚書嘗侍中正如故時文帝不豫臺閣衆  
事竝令僕射到仲舉共奐決之

吳明徹選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辭之郡文帝謂明  
徹曰吳興郡惟以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  
到仲舉爲左僕射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  
書中事皆仲舉斷決

陸瓊爲殿中郎素有令名深爲帝所賞及討周迪陳  
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勅付瓊至德元年  
除度支尚書叅選事掌詔誥竝判廷尉建康三獄事  
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有雅鑒先是吏  
部尚書宗元鏡卒右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也  
至是居之號爲稱職後主甚委任焉  
宣帝時孫陽爲通直散騎嘗侍帝卽以陽功名素著  
深委任焉

袁憲爲右僕射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  
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



後主被瘡病篤謂憲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情囑囑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戶領太子中庶子餘竝如故

後主時蔡徵爲中書舍人掌詔尋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帝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安石將軍每十日一任東宮於大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勅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勅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

北齊高祖時高乾初解官歸鄉里後聞爾朱榮歿乾馳赴雒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間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援劔起舞請以歿自効封隆之魏平典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爾朱榮等軍於廣阿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爲北道大使高祖將擊爾朱榮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爾朱兆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

杜弼初坐事左遷淮下鎮司馬魏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叅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



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是信待或有造次不及善教直付空紙卽會宣讀

趙起性沉謹有幹高祖建義旗以段榮爲定州刺史起爲典籤除奉車都天平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以文襄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於高祖世頻爲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卽祚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嘗以本官監兵馬出內驅使居心腹之寄

崔暹以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悅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維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任之家弟年少未閑事室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

慕容紹宗爲高祖所恩禮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詔宗與高隆之共知府軍圖籍諸事

朱愨初擁衆數千人赴高祖除湘州刺史令愨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愨愨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聲勢爾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愨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爾朱兆相州旣平命愨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留守故城爾朱兆



等將至高祖徵愍叅守鄴城

盧勇初起晉陽高祖署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軍勇繩劾之公主訴於高祖而勇守法不屈高祖謂郭秀曰虜勇慄慄有不可犯之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後爲揚州刺史鎮空陽叛民韓木蘭陳州等嘗爲邊患勇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唯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落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任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

陳元康爲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叅軍掌內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急速性又柔謹通解世事文襄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竝被任使張亮張徽纂竝高祖所待遇然季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季雅庶高祖幸代州爲開府長史平北將軍雅庶緝諸將士軍民樂悅高祖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爲文襄驃騎府長史諮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文襄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



張纂爲高祖行臺右丞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

張亮爲高祖丞相府叅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共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嘗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後爲尚書右僕射亮性質直勤力強浹深爲高祖文襄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皮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段韶高祖旣征王壁會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

段韶字也

論兵殊有英

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疾病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荷卽今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高祖疾甚顧命文襄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明年侯景構亂文襄還鄴韶留守晉陽文襄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觔繪帛稱是封長樂郡公

文襄帝時崔讓字伯謙爲瀛州別駕帝以爲京畿司



馬帝將之晉陽謂讓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  
務殷是用相授別駕又馬上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卿宜深體此情

唐邕爲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旣在被遇意氣  
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爲憲  
臺及左丞彈糾竝御注放免

李繪字敬文爲高陽內史時文襄嗣業晉代山東諸  
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  
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  
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真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  
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爲丞相

尉瑾爲中書舍人文襄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  
德政典機密孝昭輔政累遷吏部尚書武成踐祚趙  
彥深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竝帝鄉故舊共相  
薦達任遇彌重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繇是朝之  
機事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

盧潛文襄時引爲大將軍西閣祭酒轉中外府中參  
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  
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會從容白文襄云思政  
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



更得一王思政

封子繪爲大行臺吏部郎中後文襄以子繪爲渤海  
大守令馳驛赴任文襄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允  
勲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但衣錦晝游古人所貴  
善加經略綏靜海陽不勞學習嘗太守向州叅也仍  
聽收集部曲一千人未幾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後  
爲都官尚書時高歸彥叛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  
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彥敢肆凶悖已勅大  
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勒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  
王婁叡督率諸軍給繹繼進卿世載名德恩覃彼州

故遣叅贊軍事隨便尉撫宜善加謀謨以稱所寄卽  
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爲本州百姓素所歸  
附旣至巡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  
靜小大必知賊平仍勅子繪權行州事

文宣帝時魏牧爲散騎嘗侍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  
郎崔季舒高德政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

崔昂文宣帝時累遷僕射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  
剛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  
深爲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儀曹律令  
京畿密獄及朝中之大事多委之



崔劼爲給事黃門侍郎直入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文宣所知

趙彥深封安國縣伯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中累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補贊太子知後事辛術爲東南道行臺中書鎮下邳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勅術自令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

孝昭帝爲嘗山王時王晞爲王友及卽位詔晞與尙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入每日本職務罷竝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竊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贊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得須備遇憶續聞朝脯給典御食畢景聽還

武成帝時王峻徵拜祠部尙書詔詣晉陽簡較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嘗與吏部尙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轉遷侍



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邊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  
婁叡武興王晉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維  
陽以懸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  
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乃使尉緝承鄆二州